



廣東通志

ル 5  
1508  
29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in the center of the left page.

門凡呂  
1508  
29



門凡  
1508  
29



廣東通志卷之六十六



志一

僊釋

蓋開士譚方外猶必考信往古旁引大道其說多  
 恢張神通變化光景動人譬之石火電燭若隱若  
 見有無雙遣實不軌于繩墨故曰其言非世教其  
 人必賢哲又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為道  
 尊生之士見而守之而眼食丹汞使人眩其曰恒  
 河無量又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禪誦之士見而

守之而因果脩受使人拘要以嗇神養靈無住生  
心其說皆不可得而廢也日南荒徼奉二氏最晚  
出而羅浮朱明列於洞天福地曹溪之水味符西  
竺采真飛遯卓錫杯渡之流徃徃有托而逝故安  
期之飛昇白日惠能之印證菩提遂爲二氏宗盟  
愚夫愚婦深心奉持雖蠹魚而願食真文蠕動而  
願逢解說以故丹詮梵筴流布彌廣精廬玄牖遍  
諸名勝矣別之外志作僊釋

周浮丘公靈王時偕王子晉上嵩山後適羅浮得道

因名其地

浮丘今在西郭

至顯王時五僊手持穗一莖六出

乘五羊異色如五方遺穗廣人昇去羊化爲石

鑿安期生瑯琊阜城人賣藥東海時人皆言千歲翁  
秦始皇帝東遊請見與語三日夜異之賜金璧數萬  
出阜鄉皆置而去報以赤玉舄且曰後數年求我於  
蓬萊山始皇帝即遣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  
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其  
時齊人李少君者好道入泰山採藥脩絕穀遯世之  
術未成而病遇安期生與神樓散一匕服之即起遂

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行西遊玉門周  
流五岳數十年後遂飛昇而少君還臨淄市亦壽數  
百歲相傳蓬萊山三島浮山其一也安期生在羅浮  
時嘗採澗中菖蒲服之至今故老指菖蒲澗爲飛昇  
處云

桂父象林人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  
事之嘗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年桂採諸黃  
隅之卓後山遊者問一與遇云今荊州之南尚有桂  
九馬

霍龍龍川人秦時避亂卜隱太乙山巖遇真人授以  
金液還生丹後遇瘴濟人名傳于世後人名此山曰

霍山

霍山有峯三百七十其勝亞於羅浮

灑東郭延字幼平一字延年山陽人秦時隱居增城  
山數百歲愛嗇精神不極視大言常服靈飛散自云  
得之李少君煉服九鼎丹能夜書身光遠照小物見  
其采色逆知人死生又能役使鬼神一旦數十人乘  
虎豹來迎遂詣崑崙山仙去

朱靈芝其先宛人初無名字後徙北谷師事太素真

人以餌青精日能九食亦能終歲不饑人稱青精先生來羅浮脩煉太清神丹日服一銖內視伏氣者三十年五色鳥銜赤龍芝取而服之因名靈芝復得玉珮金璫之道禮華蓋隱玄之星務魁步罡叱咤風雲攝召鬼神乃白日昇去治耀真洞天其栖息處有朱子庵及朝斗壇

華子期淮南人授隱僊靈寶方書於祿里先生一伊洛飛龜秩一伯禹正機一平衡方按合服之遂還少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二易其形後乃僊去

居羅浮受命治泉源福地

姚俊字翁仲錢塘人少爲郡佐負笈遊太學明經術災異爲交州太守漢末棄官入增城山中遇東郭延師事之授九精煉氣輔星存心之術及神丹刀圭服之成道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累遷至中散大夫博學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桓帝嗣位聞之連詔不出使郡國上載以至京師召問不荅乃題宮門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帝惡之

同郡故太尉陳耽爲方平祭道室旦夕事之方平在耽家四十餘年後語耽曰吾當去明日日中發至期果卒耽知僊去曰先生捨我矣居崑崙山往來羅浮及句曲惟乘一黃麟十數侍者山海神皆奉迎拜謁常冠遠遊朱衣虎頭鑿囊五色綬帶劔人多見之漢末衡山張正禮者受方平虹景丹法患丹砂難得去廣州爲道士遂得內外洞徹兼脩守一之法僊去廳室爲上僊

董奉字君異候官人吳先主時士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以三丸藥內燮口中令人舉其首槌而消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寸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恍惚聞一人言太一遣使者來召士燮急開出之門人以鋪掘其所居戶良久引出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問而覺燮旣活乃爲君異起高樓於中庭

君異不飲食惟啖脯棗少飲酒一日三為君異設之  
 輒來飲食下樓時忽如飛鳥到座上樓亦爾一年求  
 去爨留之不許問曰君欲何之當具船君異曰宜得  
 一棺器耳爨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君異死爨使  
 人殯埋之七日有從容昌來見君異曰謝士侯好自  
 愛重爨乃開視棺中但見一帛畫作人形及丹書符  
 君異後還廬山下居

其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依容成玄  
 素之法更演益之為一卷用之甚効治病不用針灸  
 湯藥自言嘗與本師姓韓字雅於南海作金前後數  
 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在人間三百餘歲乃入黃屋山  
 僊去

康容道士漢末隱韶州芙蓉山鍊丹昇仙山半有庵  
 丹竈遺址尚存湏陽有方七千者於果業寺東嶺鍊

金變形羽服登僊石座丹竈存焉見唐元傑  
桐谷銘

吳盧耽為廣州治中有僊術解雲飛每夕輒凌空歸  
 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化為白鵠迴翔閣前司威  
 儀者石擲之得隻履耽驚還就列左右駭異刺史步



廣東通志  
卷之六十六  
三十一  
隲惡之以狀聞孫權命誅之後隲門忽有字曰珠門  
珠門國難存無財年欲知此書盧耽還削之隨削字  
更生後隲子闡果族誅乃知珠即誅也

晉鮑靚字太玄上黨人漢司隸宣之後五歲語父母  
云兒本曲陽李家九歲墮井死尋訪李氏推問皆驗  
靚性清慧通經史脩身養性不犯蠕動聞人之惡如  
其家諱明天文河洛書人多師授之太興元年遇陰  
長生授以神丹屍解之法後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  
海遇風饑取白石煮食之王機時爲廣州刺史入厠

見二人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擄之得二物似烏鴨靚  
曰此物不祥機焚之竟天飛機尋誅死靚以女妻葛  
洪洪居羅浮靚晝臨民夜常往來山中與語或達旦  
騰空而去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恠而候  
之則雙履也後還丹陽百餘歲卒于石子岡蘇峻之  
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左右有兵  
馬聲乃驚走賊平後收刀復葬之

葛玄字孝先瑯琊人生八年怙恃咸失十三通古今  
見父手澤輒仰天號泣飛鳥爲之悽鳴悵然曰山川

不改而吾父已返真天下有長生不死之道何不脩之因遁跡靈岳時欲辟爲掾則辭曰䟽食被褐枕石漱流吾所樂也豈以此易彼哉迺入天台赤城上羅浮飛雲頂鍊丹得僊號葛僊公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少好學以儒知名尤好神僊導養之法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選爲散騎常侍洪辭不就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從之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爲東莞太守辭不

就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叅軍在山間養所著有內外篇號抱朴子及他書不下數百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後忽與嶽䟽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䟽往別不及而洪已日中坐化年八十一顏色如生體柔軟舉尸入棺如空衣世以爲尸解云其妻曰鮑姑靚之女也與洪相次仙去至唐時人猶見其行灸於南海有崔煇者得其越井岡艾灼贅瘤甚驗單道開敦煌人常衣粗褐或贈以繒皆却之寒暑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好山居而諸神見異

形不爲動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令佛圖澄與語不能  
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當有大亂及道開  
南渡尋而鄴中大亂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  
蕭然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  
乃移入石室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沙門支法  
防共登羅浮至石室口見其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  
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其後道開之族女曰縣君生而穎悟聞言成誦嘗辟  
輦絕粒一夕夢異人授白石子數枚祝之曰啖可療

饑久之能飛縣君遂吞之寤時體覺輕捷辟穀數月

一日忽聞異香襲人祥雲繞室竟飛昇不知其處

壁曰樞衣步入軒轅界身世翩翩物外  
遊自是塵囂隔天塹高堂謾把翠鈿收

潘茂潘州人永嘉中入山遇道士奕棋立觀久之道

士顧曰子亦識此否對曰入猶蛻寶出似鴈行道士

可其說因曰子頂骨貫生命門輪齊日月胸血未減

心影不偏脩煉則可輕舉授以黃精不死之丹後於

東山採藥煉丹上昇之日鷄犬咸隨

毛方電白人自幼至老色如渥丹能預知陰晴歲時

豐歎常以告人無不左驗一旦隱迹不知所之今縣東毛山即其隱處也

梁盧安定人嘗爲曹掾棄去大清真人教以神丹使往名山採靈物丹乃可成盧自會稽至羅浮居觀源洞尋藥脩煉丹成僊去

王佐字子陽太原祁人少學長生入鍾嶽遇武陵黃敬專行伏氣斷穀胎息內視傳授東郭幼平之道佐數求要言敬曰吾聞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佐請不已敬乃授以幼平之

訣曰天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重在焉持朱庭指而搖之鍊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义淪幽冥佐受而行之南來遜居

羅浮梁河東王譽題曰梁盧王佐駕鶴參鸞

劉高尚真人不知何代人嘗於雙髻峰造石壇高百尺爲趺坐之所左右生竹葉符可以鎮虵虎壇址至今存

酈僊不知何代人在羅浮默脩僊道而治田耕一日人見其騎牛入石遂不知所在有石洞在明福觀

黃野人葛洪弟子也或云洪之隸洪既仙去留丹于羅浮柱石間野人得一粒服之遂為地行仙常在人世或有遇之者於石巖間見一無衣而絀毛覆體異之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響振林木歌一詩而去至宋咸淳中有冠方帽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亦不言其姓名一日醉歸取煤書壁上渡海而去

二詩附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雲意不知蒼海

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仞猶愛梅花未歸

宋任敦字尚隱博昌人隱羅浮學道後宋元嘉中居

茅山南洞行步斗之法及洞玄五符能召役鬼神隱身分形常居山舍虎狼不敢犯

隋蘇玄朗不知何許人嘗學道於句曲得司命真秘遂成地僊生於晉太康時隋開皇中來居羅浮年已三百餘歲隱青霞谷脩煉大丹自號青霞子作太清石壁記及所授茅君歌又發明太易丹道為寶藏論時弟子朱真人服芝得仙玄朗復著旨道篇示之自此道徒始知內丹矣又以古文龍虎經周易參同契金碧潛通秘訣三書文繁義隱乃纂為龍虎金液還

丹通玄論

其言曰天地又大聖人之象精華存乎日月進退運乎水火是故性命雙脩內外一

道龍虎寶鼎即身心也身為爐鼎心為神室津為華

池五金之中惟用天鉛陰中有陽是為嬰兒即身中

坎也八石之中惟用砂汞陽中有陰是為姤女即身

中離也鉛結金體乃能生汞之白汞受金炁然後審

砂之方中央戊巳是為黃婆即心中意也火之居木

水之處金皆本心神脾土猶黃芽也脩治內外兩弦

均平惟存乎真土之動靜而已真土者藥物之主斗

柄者火候之樞白虎者鉛中之精華青龍者砂中之

元氣鵲橋河車百刻上運華池神水四時逆流有為

之時無為為本自形中之神入神中之性此謂歸根

復命猶金歸性內視九年道成冲舉而去

初而稱還丹也

唐王體靚亦名王野人初羅浮觀原未有室宇乃縫

紙為裳取竹架樹覆以草止其下豺豹熊象過而馴

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墾田以供食

無妻子少言語人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

或負之者終不言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

居人相與鑿木為空盛其尸埋于園中或云野人既

死處士陳恒發其棺惟見空衣云

木鄧子不知何許人絕粒脩煉于西樵山之金釵嶺

世傳其白日冲舉今丹井尚存泉味迥異後有稱紫

姑烏利道人並脩煉此山遺跡在焉

軒轅集不知何許人武宗好談神僊集以山人進宣

宗即位誅趙歸真遂流集於嶺南因居茲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目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巖谷毒蛇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絕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者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盤中有酒瀝瀝而出麴蘖之香略無減嘗著太霞王書十二篇其敘曰太次立言流若庖言民斯蔽矣夫執形為有累無性而可祛悟有為無玄隨在而可請故天地以無名為妙本大道以抱一為真詮應萬彙而大象無形體混成而神功不宰合符帝一超入太信之根胤玄宗風弘自元始之炁道遙齊物則曰大鵬天籟華蓋隱玄則白玉珮金璫得其意者象帝之先味其真者墮身於

去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者能幾人斯我皇唐大曆之初集栖未明之墊忽石樓前洞素然中開耶我靈文成茲玉書結空祭以成篇洞幽寥於無朕允我此景慎勿以執形求也釐為十有二章統以太靈蓋究厥守中之道原諸法象之宗云爾高上三元能妙一而不窮靈芝八景本在身而非外則此之所云皆為芻狗其言皆道家樞要也後宣宗思之大中十一年遣使召至問長生可致乎對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所以致上壽者此道也况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盤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使集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及王陞

謂上曰盤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青鬢朱唇忽變爲老嫗鬢髮皤然皆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却復故京師素無萱蕙荔枝花上因語及集袖出之二花各數百朵皆連枝葉鮮明芳潔如新折者又嘗棋子集曰臣山下所植味踰於此上嘆曰朕無緣得矣集收御前碧玉甌覆以寶盤頃得棋上食而甘之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即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上有一起上笑曰朕安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

四年也留數月求還山命中使送之能以桐竹按蒲手葉悉成錢每見其一布囊探錢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益不竭未及山忽失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已歸羅浮矣初會昌中釋門沙汰僧逍遙同其徒數人入山投謁以避歸俗之役以雄黃數兩奉獻輒希丹藥集愍而允之遺丹二粒云可過兩甲子逍遙餌之歸蜀自王衍變故後兩周丁亥殆一百二十四歲云

侯道華芮城人初在河中爲永樂縣道士遊羅浮遇



異人傳錄龍虎丹訣遂得道復入峩嵎山僊去先是永樂有無核棗蘇氏女子啖之遂不穀食却老後經亂離莫知其所在而道華亦得啖其一云

劉瞻小字宜哥桂陽人今連州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

其居見瞻異之於是隨入羅浮無巾裹鬚角布衣事道人瞻兄瞻性務榮進瞻語瞻曰瞻不第則逸山野兄弟則勞於塵俗矣後四十年當有驗瞻曰神僊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瞻舉進士官至宰相咸通十一年以言獲罪謫嶺南行次

廣州泊舟江濱忽有鬚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以對瞻迎見之乃瞻也貌尚二十許瞻已衰朽爲逐臣悲喜不勝瞻慰之曰自爲兄弟手足所痛今隔四十年矣瞻益感歎謂瞻曰可復脩之否瞻曰兄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非復可望也於是同舟共語一夕失瞻所在瞻乃南行後再相卒後人於羅浮有見之者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精易學明天文布衣遊行天下

居黃屋山久之後遊羅浮山愛石樓之景嘆曰此朱  
明洞天昔葛稚川煉丹於此乃於山下結庵以居常  
餌黃精飧霞服氣數十年或出遊增城泉山布水之  
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或一食  
蕪數十人或不食則數月不饑日行三四百里奔馬  
莫及後歸石樓庵竟不復出

許碯自稱高陽人舉進士不第學道於王屋山周遊  
五岳名山洞府茅山天台委羽武夷霍童羅浮無不  
徧歷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碯自峩崹山

尋偃月子到此觀者異焉遊廬山嘗醉唵閨苑詩好  
事者詰之曰我天僊也方在崑崙山就宴失儀見謫  
人皆狂之後當春一旦滿把花枝作花舞上酒樓醉

飲而去

詩附閨苑花前是醉鄉滔翻王母九霞  
觴群仙指點嫵輕脫謫向人間作酒狂

申太芝字元芝洛陽人其母楊夢吞芝而孕故名垂  
拱二年生與玄宗同日稍長去俗脩道嘗遊南嶽遇  
異人授金丹火龍之術遂能乘虛玄宗感夢求得之  
召至京師命住玄真觀神遊隱顯出入不可測開元  
中中秋夜玄宗同遊月宮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宮

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設太芝引帝躍起  
烟霧上俯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僊人道士乘  
雲駕鶴往來其間下見素娥十餘皓衣乘白鸞笑舞  
於廣庭大樹下樂音清麗帝歸因製霓裳羽衣之曲  
天寶初奉詔祭羅浮山訪尋朱明洞道遇異人告以  
天樂甚異後應安祿山之亂所爲奏於凝碧池頭者  
太芝道術最高醮祭輒動風雨所著有服食要訣世  
稱天師又曰僊翁後坐妖妄伏誅道流謂爲兵解競  
傳在大余湖山白晝冲舉先是侍帝禁中時張雲容  
稽首乞長生藥因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必死百  
年復生當遇生人乃成僊道元和末太芝變姓名爲  
田山叟縣尉薛昭夜行失道指路遇雲容墓相講雲  
容果再生乃知田叟即申太芝也

徐姑僊比齊僕射之才女也不知其所師奉已數百  
歲狀貌常如處子善禁呪之術遊海內三江五嶽天  
台四明羅浮括蒼多宿巖麓林窟之間寓止寺觀一  
日遇數暴人狎侮姑輒叱之暴人怒欲加以刃姑笑  
曰我女子也棄家雲水不避蛇龍虎狼豈懼汝鼠輩

乎即鮮衣而卧遽徹其燭明日姑策出山數暴人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去數里其人乃如故姑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敬若神初不知其所自出唐懿宗咸通初因謂白鶴觀道士黃雲陶曰我先君歷仕北朝以方術聞陰功及物今得道故我庇其福亦延年長生云

何僊姑增城民何泰女也生開耀間性靜柔簡淡所居春岡與羅浮山相望嘗告其母曰將遊羅浮父母恠之爲之擇配親迎夕忽失所在明旦惟餘井側一履頃有道士來自羅浮見僊姑踞麻姑石上謂曰而之增城屬吾親收拾井上履鄉人以爲僊姑生時頂有六毫居地產雲母嘗夢異人授服餌法久之覺身輕往來如飛遂辟穀唐天后召赴闕中路失之天寶九年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有仙子縹緲而出道士蔡泰一識其爲僊姑也大曆中又見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暈上其事

徐女四會人未嫁而夫死歸奉其舅姑三年父母欲

奪其志遂潛遁貞山絕巘人所不至藝蔗芋蕉竹自給親黨求之莫知所在人以爲僊去時聞鐘磬聲唐天寶中有梁進者樵於山忽見棗樹大數圍懸巨鐘進撞之聲震山谷亟歸以告又云山絕頂有三池旁有巨石如壇側有竹風至輒掃壇石之上其半有土壇前有池禱雨輒應

盧眉娘生而眉綠人呼爲眉娘順宗朝南海貢之京師稱北祖帝師之裔幼慧悟能於尺絹上繡法華經字如粟文能以絲一縷作飛僊蓋五重中有十洲三

島天人玉女臺殿龍鳳之象每日飯胡麻二三合順

宗嘆異之召入宮內謂之 如至元和甲憲宗嘉其

聰慧以金鳳環束其腕又 一度爲女道士放歸南海

乃 一大師後數年不食尸解香氣滿室將

相輕及徹其蓋惟存舊履而已其後有見眉娘

雲於海上

松隱身不仕嘗脩煉 遇僊點悟丹成

而去後人名其所居曰 遇僊洞 即今南山寺

云華御室記云有一道流欽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昔時葛先生於此石室煉丹砂藥成息燄

躡雲西舉令野人且使火延秘丹於靈府豈野人即步松照

黃勵不知何許人石晉時南漢有百粵勵為禎州

刺八今惠州是時劉氏淫刑峻法勵乃棄官入羅浮水

簾江築書院居焉亦自號曰真野人嘗遇僊真授

以僧煉得道常服黃道衣繫皂條懸玉瓢每

投病隨手輒愈成都有魚肉道人者生於宋大

觀中兩手攣縮瘖遇異人以藥一粒納口中遂能言

語動作知隱匿遇武當孫垣先生曰羅浮山

五代時棄官學道宜往拜之道人至羅浮緣

見野人踞坐拜而拱立野人曰人肉與之

道人自此能食生肉紹興末生

陳代仁連州人新以給日遇道士於養

父嶺代仁道士戲杜汝孝養通靈與一

合其百令卦於卜答百中時山下祠與山頂

僊里而遙每日鐘並鳴皆代仁自擊後棲白鶴

山所終

物字子虛隨朱法師入六條山初垂象樓三間

積書千卷以著述為事每講貫六聞者歎服錢氏

下吳越欲為賜度弟子對曰樂今不願有之每語人云吾不久往羅浮石樓矣知所之

**宋雷隱**翁名本桂州人少為不

第即棄去默坐終日或謂其曰終不以

汝黠後遠遊不知所之元祐中羅浮本嘯

傲松下自道姓名云雷隱翁乃知其僂也

安昌期恭城人隱清遠峽山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

以儂寇之難推恩三廣進士曾預禮部試者皆特試

于其期因此得官初為橫州永定縣尉以事去遂不

復仕獨與一童來廣州日放曠山水間喜為嬉戲小

術間自山採藥還既而吐視於人其津膠葉如膏人

或與之處多見其通夕不寢復指其童謂人曰他日

吾與偕隱其後治平乙巳携此童來中宿峽山廣慶

寺自言其爵里姓名又謂寺僧曰久聞峽山有和光

洞故來一遊遂與俱往數日不返寺僧意其為虎豹

所食求之莫知所在惟石室間有詩云蕙帳將辭去

琴書自為樂朋友孰相携丹竈非無藥後題前橫州

永定縣尉安昌期筆然後知其得道也曲江守張昂

爲傳其事

藍喬字子升龍川人母陳氏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  
夢一僊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年十二已  
能爲詩有相者謂曰此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  
道必爲神僊喬曰將相不足爲也自是求道書讀之  
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飄然  
江湖所以復返者念母故也瓢出丹一粒餽曰服之  
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  
真氣噓治所成毋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復古遇

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市瓜喬曰塵埃汚吾瓜當  
於水中噉爾自沒於河吳注目久之有瓜皮浮出齧  
迹儼然吳驚異往候其即則已酣寢徐開口云波中  
遜子食瓜久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謝之  
後遊洛陽鶉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能置紙足  
底令人曳之無一破者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一日  
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  
脩脩躡而上昇僊鶴成群自南來望之隱然聞空中  
笙簫之音猶長誦李太白詩云下窺天子不可及矯



首相思空斷腸毋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枚聞墟墓間哭聲知其來去云

崔羽字紫霞唐州人少隸京師班直休官學道紹興間遊羅浮初不言其年朱顏方瞳舉止朴野性喜酒人具饌邀之飲則醉醉則歌中所言休咎皆驗後居東莞遇脩醮上清觀禮畢命酌西室酬酢笑語若對客者人問之曰鍾呂陳三先生會于此既徹爵奄然端坐而逝縣人迎置于紫霞亭焚之有蝴蝶徑尺自烈焰中騰空而去是日鄉人有識之者於榴花渡見

其東歸

石恭字得之常州人初紫陽學於劉海蟾曰異日有脫韉解鎖者授此道其後紫陽以事坐黥竄經邠會大雪與護者俱飲酒肆恭見而憫之紫陽告以故恭念曰邠守故人也幸有因緣可免爲言而出之紫陽因憶海蟾所爲指也乃曰子平生學道無所得今以丹法授子恭遂苦志脩煉道成作還元篇行於世壽一百三十七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尸解後二年易介復見於羅浮山

陳楠字南木博羅人業盤橿籊楠浮湛俗間人無知者作盤橿籊楠頌言下超悟後遇異人得太乙刀圭金丹法及景霄太雷琅書以符水捻土拯人病輒愈人呼爲陳泥丸宋徽宗政和權提舉道籙院事後歸羅浮嘗用雷符以殺狐厭或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終日酣暢莫測所如問之蒼梧苦旱楠執鐵鞭下淵潭驅龍湏臾雷雨交作境內霑足渡三山洪流湧沸舟不敢行楠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上遇群盜拉殺瘞之後三日復蘇遊長沙衝突節帥執拘送

邕州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含水銀越宿吐視即或白金楠自言閱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見之者嘉定中在漳州梁山與一籊楠老子掎角入水而逝其籊楠老子一斧在地再尋其斧斧亦不見蓋水解也是日葛縣尉見於寧鄉所著翠虛妙悟集行于世弟子鞠九思沙蟄虛白玉蟾尤知名

白玉蟾字如晦本葛長庚變姓名世爲閩人以祖任瓊而生自號海瓊子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泥丸之術當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翠虛

解化于臨漳乃往還羅浮霍童武夷龍虎天台金華  
 九日諸山峰頭跣足一衲敝甚而神清氣爽與少年  
 無異喜飲酒不見其醉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善草書  
 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數筆立就工  
 畫者不能及授上清錄行諸階法攝都天大雷最著  
 所用雷印常佩腰間祈禳輒應常遊西湖至暮墮水  
 舟人甚驚達旦已在水上後至臨江慧月寺飲酣袖  
 出詩與諸從遊因躡身江中眾呼援溺玉蟾出水面  
 槌手止之而沒是月又見於融州老君洞竟莫知所  
 終所撰有羅浮山志

朱子

切

星光大如斗已

二

一

物

食

切

石

午也移時橘

聽慧

明

之妙無出此

博羅道

持

行且歌橘

拜之曰直非右

伯人也橘以

姓名告乃恆昔事因

心也元氣

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

心起故古

伊上人惟欲人明了此心見自性見自性則心望不遠橘恍然自失道心授以

九鼎刀圭火符之訣五雷金言家之文九八飛神

陽道之法橘遵其教入心追凡遠惠三載坐

化於旅館明日復越知人陳六曰吾當於

縣前立化陳從其言用坭塑之觀者千餘人忽博羅

狼吏執笈鞭之惟見堆坭墮地而已眾方知其尸解

時淳祐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也

莫道人名洞觀容州人居羅浮石洞不知其年亦不

言其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自言少年時

已見丰姿今不異於昔登山如飛與之飲食不辭或

辟穀數日蕭然一庵常夜坐於飛雲頂有虎侍旁不

去遣之乃去貴宦遊山求見之多不遇輒遺以衣及

贈詩焉理宗末猶在

陳仁嬌南海人其父玘寓居瓊仁嬌常夢為逍遙遊

及寤每思舊遊不可得忽八月望丙辰有仙數百從

空招之仁嬌超然隨眾朝謁于帝遂掌蓬萊紫虛洞

宋元祐中降於廣州進士黃洞之家

白雲片鶴金明縣人爲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宣和初遊汴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他日又遇鼎曰吉陽相逢後鼎紹興五年爲相有重名晚竄吉陽忽與白雲相見白雲曰憶疇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鼎果卒

妙明真人吳氏本句容士人女寓杭幼遇異人得脩煉方不食不飲宋徽宗宣和間召赴闕禮之旣而得請復還錢塘未幾欲他往人問之曰城中皆黑氣可速避浹旬卽有金人之禍真人秀朗善玄論未嘗觀書質以古今無不知者後隱羅浮

九僊女仁化人宋韓氏十女其九皆在巾子峰古巖脩道僊去水旱禱之輒應

附唐厲歸真不知何許人唐末爲道士遊洪都信果觀見三官殿功德塑像有明皇詔以來紵製作甚妙然主者不甚寶護常多雀鴿糞穢點污歸真遂於壁畫一鷄以此雀鴿無復栖止後有人見歸真於羅浮登僊

國朝簡雲顛不知何許人狀若風狂善號召風雷

驅役百鬼與人遊蒲澗病日色太炎謂曰卿無苦  
吾能令雷師張傘護卿卽瞑目爲呼使狀須臾陰  
雲如葆凝坐上四外日光如故鄉人以旱請禱雨  
則爲壇箕踞其上書符篆焚之有頃陰雲蔽日雷  
電而雨人或謂曰簡師汝何以贈我則曰贈以雷  
公何如因以指畫其掌使緊握曰望某方放之如  
其言則震雷轟然矣廣城北二里有一女病魅簡  
視之老龜作祟爾因曰昨遇一蕃蠻侮我當使此  
蠻奴捉之卽呼叱四指須臾一蕃人擁陰飈踰垣  
而入手持一巨龜大三尺鏗然墮地昏仆久之始  
能視其語侏儻不可曉簡大笑斥之去而龜已死  
其魅遂絕

周思仁字愛卿本瓊山庠生精於易學常居書舍  
有異人敝服垢面就思仁丐食數來稍暱近之一  
日欲求宿館中思仁無難色至中夜其人忽形神  
爽變衣服珍麗召思仁謂曰吾僊人也感子相遇  
厚今有異術當授汝然未可以語僊道也因取樹  
葉畫字示之云豫日上天君須記比年入室君自

吉未濟始到坎離宮既濟乾坤爲侶終且戒之云  
吾去慎勿追不聽吾言則有禍言畢出門其行如  
飛思仁追之果顛踣而返因潛脩其術遂能前知  
休咎以符呪治人疾病輒愈或令人取襍物爲丸  
入口皆成香氣或以簪珥化爲虫蛇蠕動如生大  
率類介象軒轅集云嘉靖丙辰來遊省城人爭求  
識之空不可解倏有大盜集人衣領衆乃散去歸  
瓊山一年竟卒能逆知死期或謂思仁曾於族人  
卽中世昭者得異書讀之遂盡其法然爲人謹愿  
似非欲售其術者年僅五十餘豈異人所謂未可  
以語僊道耶

黃廷新潮人寓興寧東郊少遇異人授秘術得遁  
甲法亦粗知書家故貧業屠自汙口不言技術時  
或露其一二不終隱也成化中長樂尉江璟署縣  
流賊攻城久廷新以遁法解其圍練廷爵侍門下  
祭旗旗不開反告之廷新示之曰衣麻婦午過子  
之門且大喊者三祭則旗開矣祭畢必風雨果然  
練事之不虔竟不得其傳後亦竊其梗槩善談兵

事陳秀錦者祝令之隸也善事官金多小心事廷  
新遂盡傳其秘祝去推官王曠署縣捕陳下獄陳  
不踰垣而風逸王得其故併執廷新廷新曰是日  
不利見大人取二竹葉一挿於鬢一授其子挿之  
父子坐于肆人過其旁無所見也越數日曰今日  
利見出門懷龍眼三跽露臺下官亦無所見迨吉  
時擲龍眼于前官乃見之廷新云當一百二十日  
可獲王驅之就道不得已諭其子曰未及期吾不  
往汝姑往以燈草七燃于七炭之上不焦曰汝第  
往可無禍時陳遁于河源子果無所獲廷新如期  
往果獲之歸于官適一百二十日羅時雍欲爲傳  
其法置酒邀之以盃覆盤殮講覆射廷新遍指一  
一竒中憐居道人設醮歸廷新遇其鄉人狂候之  
以竹葉潛挿道人門道人方晝寢御人排其門而  
入惟見百雀飛出帳中而不見道人曰黃先生誑  
我少頃去竹葉見道人頽然於床簀之上一日偶  
呼其子曰吾壻丘死矣汝往訊之子云丘無恙昨  
之夕觀戲劇于南郊何以死廷新曰南郊正丘氏



死所也無不驗者其性剛落魄不檢不輕授法於人或呼爲黃先生則俯首不應曰吾屠子也能自藏用竟不及於禍嘉靖初死年幾七十

郭脩翰吉之永豐人父益懋永豐諸生僑寓興寧生脩翰母命爲市辭曰識字急於市讀易讀史手不釋卷市童衆咻之母育廢自謂採給行傭吾不  
如江次翁遂窮通天文七政諸書賣卜于市得數錢供母星學名一時有人問壽曰子不及粽迨五月三日其人怒反詰之曰吾粽入釜矣越明日而

疾作諸公常令乘傳入見張督府岳以司馬入召征途過澄鄉石問之對曰猶寄長城三歲張聞之愕然尋有麻陽之命言王方伯大用一歲兩遷但不得專勅王公曰方伯例必列銜中丞撫一重鎮何謂無勅果尹京兆再遷卿陸方伯杰深信之薦于丘大叅民範乃言其旬日必及禍藩臬諸公聞之譁言候屬續期丘怒欲罪之以出陸門下姑遣人守之使不得逸去如不驗當筆死至期丘果蓋棺貳守莫同自惜不及第恒俯首於人脩翰言一

歲入召再歲按察提刑若持左券然庚戌六月脩翰病矣鄉士夫羅俶問之脩翰曰而命當先我死猶來問訊耶初三日羅無病驟卒脩翰自知死期云我六旬有六六月六日無生理果然

志畧曰白石生有言天上未必樂於人間乃留侯帝師願托赤松劉向儒者而傳列仙故三壽易既壽耳天地造靈百卉並盡而不死者萬數何疑於人且遺榮樂道去此取彼固然或豪雄折其末銳文說以自高吾不得而詳也法術小技無當於仙品亦並記之邪魔謔語業登鬼錄亦欺人曰仙可資胡廬耳

晉三藏法師曇摩剎賓國僧也安帝隆安間至廣於

城西虞翻苑創梵刹曰王園寺宋永初間有梵僧永

那跋陀羅三藏飛錫至此觀茲地之勝復依寺右創

戒壇立制止道場懺曰後月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即

咸淳中所建大鑿殿至唐神龍元年宗印土三藏法師般刺密諦復至寺譯大佛頂首萬行楞嚴經烏菴國法師彌迦釋迦譯語羅浮山南樓市沙門懷也譯菩提戒唐相房融筆受之寺即今光孝寺楊嚴經之傳寔自嶺南始云

文法防沙門也哀帝時人同寺宏登羅浮山尋單道

開石室見其形骸如生燈火瓦器存焉又有迦摩羅

者梵僧也以太康二年自西竺來於城中建三歸王

仁二寺今其故址猶存

宋杯渡禪師不知姓名嘗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冀州不脩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於時寄宿一家有金像一竊而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杯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渡河輕疾如飛俄而及岍至京師有齊諧者其妻胡氏病醫不愈後集僧齋迎杯渡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遂師事之元嘉三年九月辭諧東行至赤山湖托病死諧迎屍還塋覆舟山至五年三月杯渡復來齊諧家衆皆驚異須臾門外一僧喚渡辭去云舍是道當往交廣不復來也於是絕跡渡嘗以杯渡海懸瀕屯門山後人因名其山曰杯渡後駐錫靈渡山山有寺亦名靈渡有詩并序刻于山巔

梁景泰禪師頭陀僧也不知何許人初羅浮未有僧大同中師始駐錫誅茅爲庵於小石楼下居焉師有功行道術能役使鬼物嘗居山頂池上池有蔬葉師曰此泉當與人境通因書偈投於水偈出廣州王氏池因捨地爲寺號曰王園寺廣州刺史蕭譽每召與

語朝至而暮宿羅浮時謂聖僧始山中無水師卓錫于地泉湧不竭人號卓錫泉譽因建寺於庵所題曰南樓寺師嘗說法有龍來聽人號其處為龍王坑又於阿耨池東建塔曰凌雲又造阿耨王塔二十二所師嘗引虎豹以負瓶鉢入定而逝又大同中有曇裕者內道場沙門也武帝謂釋迦有真舍利八萬四千散在群方遣裕東來求之裕乃請居此刹有詔許焉仍分舍利造塔貯之又有愷法師居韶州亦名僧也梁江總經始興廣果寺為留題云

忘舟候香阜悵別在寒林竹近交枝

亂山長絕徑深輕飛入定影落照有踈陰不見投雲狀空留折柱心

智藥禪師天竺國僧也梁武帝天監元年自其國持菩提樹航海而來植于王園寺尋流上至韶州曹溪水口聞水香鞠而嘗之曰此迦上流別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乃預記一百七十年後有肉身菩薩來此演法至唐六祖傳衣鉢于曹溪之上果符其說嘗開月華寺往羅浮創寶積寺後來韶又開檀特寺靈鷲寺神異莫測朝遊羅浮暮歸靈特普通六年於羅浮受龍王請入海演法不復返將去時翦爪髮

付弟子善普塑像永鎮檀特

達磨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普通入南海止王園寺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傳達磨齋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謁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對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今廣州城北悟性寺井甚鉅相傳以為達磨所穿

云天順中有道人銘達磨井泉云水由天生心由水悟卓彼老禪待我而喻

貞俊禪師初任舒州上元延祚寺梁普通中清遠峽

山有二神化為居士夜叩禪師曰峽據清遠上游吾欲建一道場師居之乎師許諾中夜風雨大作遲明啓戶寺已徙置峽山師乃說偈曰此殿飛來安不回去忽聞空中曰動不如靜郡邑上其事賜寺額曰至德其後唐開成西域僧金剛僊者來居峽山寺善梵呪囚鬼魅縛蛟螭振錫一聲石雷立震

隋僧璨者不知何許人即三祖也常往來司空山久無識之者開皇十二年壬子遇沙彌道信頂禮曰願求解脫璨曰誰縛女曰無人璨曰何更求解脫乎道

信大悟璨優遊羅浮諸山復還舊止合掌而逝唐代  
宗賜璨謚鏡智禪師

惠越禪師開皇中人有戒行雲遊至羅浮常居山引  
虎枕其膝後人以其所居爲伏虎巖

唐惠能姓盧初范陽人父行增武德三年左官新州

母李氏感異夢懷妊六年生能時有二僧來謁因定  
名惠能言惠衆生能佛事也二歲喪父長鬻薪供母年二十四

不識字聞客誦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  
問客所從來因辭毋往黃梅參禮五祖祖問以南方

獼獠何爲求作佛能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獼獠  
身非和尚佛性有何差別祖竒其對暫令隨衆作務  
能復曰智慧不離自性今作何務祖益私心異之忽  
一日思授衣鉢乃令衆弟子作偈以驗見解神秀偈  
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  
埃衆皆喜誦大譟能自念腰石而舂已八越月未嘗  
一至講堂乃禮一童子引至偈前得聞偈已即賡之  
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  
埃聞者益大嗟詫祖心知其頓悟也恐衆損害乃佯

曰亦未見性次早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而舂曰爲法忘軀當如是乎然米熟未也能曰熟久矣欠篩祖以杖三擊其碓而去能會意三更入室授衣鉢嗣祖位因曰昔達磨西來傳此衣以爲信然心惟自悟佛佛惟傳本體匪以衣也衣乃爭端止汝勿傳汝須速去乃道送九江驛將渡祖曰合是吾渡汝能曰迷時師度悟了自度祖曰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能既度大庾嶺迹於四會與獵人群一日思維時當弘法久隱無爲也遂至廣州法性寺而印宗方說

涅槃經論風幡之動不能決能進曰非風非幡仁者心動一座盡驚焉延之上座與悉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謂曰黃梅衣鉢久聞南來行者是耶能謝讓乃請衣鉢出示衆因問黃梅指授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乃爲解說不二之法宗契悟儀鳳元年正月十五日爲能薙髮二月八日就智光律師授滿分戒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其所演說惟依般若三昧令學者頓悟菩提明年能還曹溪先是宋僧陀羅三藏手持菩提梁僧智藥開創曹溪俱有識記至是能悉應之升堂說法徒衆如雲堂宇湫隘

始謁里人陳亞僊乞坐具僊問坐具幾何能展坐具  
盡罩曹溪四境卒爲寶坊殿前有潭龍常出沒能攝  
受歸鉢中爲龍說法龍蛇骨去骨長七寸首尾俱具至元己卯兵火失去  
神龍二年中宗詔迎赴闕能辭疾願終林麓許之勅  
改寶林寺爲中興寺三年仍賜舊居爲國恩寺開元  
元年八月三日集衆弟子於國恩寺齋罷復說偈已  
三更端坐奄然遷化異香滿室白虹屬地年七十有  
六一時嗣法者四十三人

行一禪師姓劉吉州人能弟子聞曹溪法席盛開徑  
來參禮卽問何所務不落階級能曰汝曾作什麼來  
荅曰聖諦亦不爲曰落何階級荅曰聖諦尚不爲何  
階級之有能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謂曰汝當分化  
一方無令斷絕思旣得法回吉州青源山弘法紹化  
號弘濟禪師

法海曲江人初參能問卽心卽佛其義何居能曰前  
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  
相卽佛若吾具說窮劫不盡法海大悟  
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能頭不至



地能訶曰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對曰念法華經三千部矣能曰是爲經縛乃示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達聞之不覺涕泗交下悔其聞道晚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智通安豐人初奉楞伽經約千餘誦而不會三身四智義能爲解說通頓悟

智常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常禮大通和尚未析空虛見解能爲開示常心意豁然又請三乘最上乘得其脩證自性自如遂執侍終能之世

休咎禪師姓梁氏新興人唐武后時遊羅浮山乾和中節度使李復初迎師至扶胥鎮夜憇南海廟有青衣童子曰此鎮海將軍廟也師何以至此師曰欲見王耳童子曰王暫遊海上師少待夜午雷電交作頃更止息王還自海上使者報謁王接待問所以至師曰欲王捨此地爲伽藍王曰奉天之命作鎮于此宰割無時非駐錫地當爲卜之遂辭去昧爽還謂師曰此去五里有地焉以楮紙鎮四隅者是也師至其地遂建庵於此先是海多疾風舟楫患之皆以爲王怒

廣東通志 卷之六十九 三十九 三百九  
也師乃授以三歸五戒王喜留住海光寺云比卒賜  
謚休咎大師

道廣柳州人姓朱隋初武水西有僧舍曰仁壽臺群  
丐居之廣駐錫于此日持孟丐飯以飼貧病者後嘔  
其餘率為常唐天寶元年大旱道廣念曰吾食於人  
得不同病遂駐城東湏武二水間趺坐沿流至官灘  
回泊于岸謂人曰雨至矣郡人迎擁歸院忽庭前井  
霧氣渤起有黑龍騰驤而上陰雲滿空霖雨滂沛巖  
以有年天寶二年坐逝

志道南海人嘗持誦涅槃經請析疑義能為發明色  
身法身真樂刹那無生無滅志道大悟踴躍作禮而  
退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令至曹  
溪禮能能曰何來曰嵩山能曰何物曰說似一物即  
不中能曰還可脩證否曰脩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  
能曰只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  
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  
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

日臻玄奧後住南嶽大闡禪宗

永嘉玄覺禪師温州戴氏子卅歲出家精天台止觀法門與東陽策同詣曹溪初至繞能三匝振錫而立能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能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能曰如是如是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能曰返大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能曰誰知非動仁者自生分別能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曰無意

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能曰善哉少留一宿覺後著證道歌行于世

智隍初參五祖庵居長坐積二十年名曰入定玄策造焉問曰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曰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卽非常定隍默然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曰六祖隍曰以何爲禪定策曰妙湛圓寂體用如如出不

入不定不亂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參能能問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能云誠如所言心如空虛不著空見九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今日得道後歸河北開化四衆

志誠忝和人初事神秀秀令往曹溪參決誠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能告衆曰今有盜法潛在此會誠始出禮拜具陳之能曰汝師若爲示衆曰長令住心觀靜長坐不卧能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誠再拜曰誠如師言能復爲解說戒定慧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誠聞偈悔謝願爲執侍

志徹姓張名行昌江西人少任俠爲北宗弟子惡能授衣鉢嗣祖位欲加刃能頸不損驚仆悔謝願師之能令易形乃來吾當攝受後再至能爲翻說涅槃常無常義且曰汝今徹也因名志徹

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能曰知識  
遠來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會曰以無住  
爲本見卽是主能爲解說知見其後授記云此子向  
去有把茆蓋頂也只成知解宗徒會後入京洛大弘  
曹溪頓教著顯宗說行于世

方辯西蜀人來曹溪請見惠能傳來衣鉢能出示因  
問工何事曰善塑能令試塑之方辯數日塑就直可  
七寸曲盡其妙呈能能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  
能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爲人天福田酬以衣辯取分

爲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椽裹瘞地中誓曰後得  
此衣乃吾出世任持於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  
僧惟先脩殿掘地得衣其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  
岫多三藏天竺人嗣法於能後遊五臺見一僧靜坐  
命曰觀靜因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而  
請復問以汝何不自觀自靜僧益茫然及叩其所師  
受曰秀禪師因曰我西域最下種者不墮此見汝何  
不往曹溪決其真妄耶其僧卽來參能能垂誨與岫  
多三藏令僧大悟後岫多不知所終

三首季九  
曉了禪師住匾擔山六祖嫡嗣也得無心之心了無  
相之相又曰得無無之無有有之有不有之有去來  
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門人忽雷澄銘其塔云

本淨禪師絳州人姓張幼歲披緇于曹溪之室受記  
隸司空山無相寺天寶三年遇中使楊光庭問佛道  
本淨却之泣以請乃開示曰天使爲求佛耶卽心是  
佛問道耶無心是道復問本淨曰佛因心悟若悟無  
心佛亦不有道本無心若了無心卽名大道光庭作  
禮信受後詔至京召兩街名僧與闡揚佛理上元二  
年歸寂謚大曉禪師

慧忠國師越州諸暨人姓冉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  
山四十餘祀道行聞于帝里肅宗上元二年詔赴京  
待以師禮嘗問忠在曹溪得何法忠曰陛下見空中  
一片雲否釘釘着懸挂着代宗時復迎止光宅精藍  
一日將涅槃代宗曰師滅度後將何所託忠曰告檀  
越造取一無所縫塔帝請塔樣忠良久示之帝不會  
忠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忠旣人滅乃  
詔應真問前語真爲說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

金克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志畧曰衣鉢既南而頓教顯於曹溪弟子無慮千餘而嗣法者四十三人西教於斯為盛矣今錄其壇經所載及他書可攷者一十六人中間若正傳若旁出總之不離曹溪心印於以廣施法雨露漑群生遂為佛道司南云

惠照潮州僧大巖藥山皆師事之潮之西山即其所棲處曹溪之派也余靖有慧照大師詩云已向南宗悟猶於外學精士林傳寺法僧國主詩盟初地形容古彌天語論清因君支遁輩徒檀養鷹名

圓覺者羅浮僧也唐大曆間人撫州有僧曰惠欽者建寶應寺律藏院戒壇奏請山林高行僧二七人圓覺與焉見撫州刺史顏真卿所為記又唐右諱公道者歸善人居九龍山脩行不記歲月每杖屨出山虎即隨之歿有懲應古傳黃公粵呪能伏虎云

大巖姓楊生而神異韶時不止惠元和間得法希遷羅浮旋歸潮陽~~山~~於雲山出入猛虎為隨手植荔枝千餘株以一~~壺~~灌之皆遍韓愈貶潮時召至州留十數日及祭~~寺~~遂造其廬及去留衣服與別長慶中趺坐而逝至道中有發其碓了無一

物惟明鏡而已

元慧者嘗至羅浮後居連州寺韓愈時為陽山令重

其戒操贈詩云前年往羅浮步曼南海濬大哉陽德盛榮茂恒留春鵬鷺墮長翻鯨戲側

脩鱗自来連州寺曾未造城圍日携青雲客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群官請徒頓囊無一金資翻謂富

貧時吏部員外郎王仲舒貶連州司戶叅軍甚敬愛

之日與之遊稱為慧師以嘗遊天台問焉慧曰天台

山高於羅浮然海嶂隔礙四鼓後日光乃發不如羅

浮之勝也後復遊九疑上衡山涉瀟湘洞庭絕無資

裝獨往彌厲蓋高僧云

黃雲元禪師者僧一行弟子也一行嘗至新會圭峰

結庵居之弟子從者五百餘人雲元為座首初開堂

以手撫禪床云諸人還識廣大須彌邪如不識者老

僧升堂拈出乃曰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又曰觸

目未曾無臨機道甚麼於是多有悟者

石頭和尚高要人姓陳名希僊六祖之派嘗叅源山

思和尚唐天寶中之衡山南嶽寺寺東有石狀如聖

師乃結廬於上號石頭和尚門人問曹溪音旨誰人

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人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所著有叅同契至元中化去壽九十有一建塔于東嶺長慶中謚無際大師

慧元姓倪氏潮州人嘗至京師有法嚴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臨終升坐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疑卽元慧也

惟儼澧州藥山釋也生南康信豐縣弱不好美嘗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度大庾抵潮西山師惠照乃祝髮大曆八年受具戒於衡岳希琛釋禮儀舉動如宿習一旦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耶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憇三峽遊九江貞元初還憇藥山李翱刺朗州嘗從之遊其所著復性三書或以爲多其宗旨唐紳銘之曰曹溪實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返照

惠朗曲江人姓歐陽年十三出家二十於岳寺受戒往江西謁馬祖得佛無知見之說復還南岳侍石頭

時有同名朗者故以招提朗別之石頭沒將遊羅浮  
 至都渚曰茲地清氣盤鬱足以棲神遂居之禪流風  
 致門人劉軻為勒碑又有和安通禪師者受業婺州  
 雙林寺因禮佛有悟乃往叅馬祖至江西而馬祖已  
 圓寂乃謁方丈遂有所悟

簡師不知何許人為僧吉州聞韓愈諫迎佛骨得罪  
 貶潮陽謂人曰大士涅槃示寂豈以形骸為哉侍郎  
 關之誠是也吾不憚瘴癘願往求見馬皇甫湜作序  
 贈之世稱其無碍云

歸南者姓黃新會人生唐開成四年性慧幼牧牛遇  
 旱語父老曰能以角黍相惠乎當報以雨如其言果  
 雨自是叩以禍福其應如響因以僊童呼之長益精  
 脩禪行前知萬事中和九年九日指道北大報山謂  
 其兄斗南曰能從我登高乎既往則削髮趺坐而化  
 里人遂即其地祠之宋有立僊者歸南同里人生紹  
 定中少好善果淳祐端午趺坐而化鄉人飾其像奉  
 之祈禱無不感應

惠寂保昌人姓葉九歲出家往曹溪從真藏聽維摩

經又往吉州孝義寺禮性空和尚曰吾非汝師新淦  
耽源山有老宿名真應汝可往從之寂如其言至耽  
源遇老宿曰祖師臨滅時謂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  
來大興此教今付與汝後往洪州觀音寺復遇異僧  
禮拜曰本來東土禮文殊今日却見小釋迦會昌元  
年至袁州仰山結庵居焉忽風雷暴作山上神祠巨  
松皆移向赭田山下三十里桂陽契公常來訪之與  
對趺而已尋遊西蜀往返纔旬日云咸通五年賜號  
知宗太師

雲門文偃姓張蘇州人傳法于雪峰義存機鋒峻潔  
應谷每以一字脩行雲門時雖分裂而禪流輻輳叅  
請大寶中一日疊足而化

惠懿河北人姓陳氏咸通初乘虎入仁化駐錫大雲  
寺坐化其徒匡緒居廣州王園寺頗能變幻爲時俗  
所重

慚愧祖師姓潘氏名了奉閩人解法悟道行雨露間  
弗濡咸通間脩行澄鄉陰那山臨沒說偈趺坐而化  
鄉人卽庵祀之

五代贊聖禪師姓盧名道倫新興人童時削髮遊韶州雲門山事洪智大師了悟後居龍境山法相禪院坐化其徒塔而瘞之三年塔忽自裂光明皎然啓塔出之金剛色凝自若

白雲實性姓陳氏名志庠封州人僞劉主嘗延之實性開山建刹名白雲大性之後曰志文曰契本曰達真曰妙光曰惠龍五世皆傳燈具眼云

聰公者新州人姓譚南漢時往南華叅禮六祖遂爲沙彌持戒律甚肅忽一日夢祖師曰今夜午吾當有難惟汝能救其夜火焚塔殿乃祖師圓寂處寺僧弗動惟聰昇出山門衆大驚異嘗欲航海往補陀落伽山復夜夢祖師云我昔有難荷汝護持汝今南行當爲汝說逢東則住逢林則止又曰早結菩提緣能救衆生苦聰記夢中語遂止清遠東林寺日往寺之西採蘆葦造筏凡數百維於江滸邑人恠之踰旬有寇暴起入境邑人賴筏度于南岸得免寇退人競以金帛酌之而聰已於竹林中坐逝矣寺僧以香泥塑其身奉之

宋惠林姓鄧氏曲江人少學儒喜談王伯旣而誦梵經削髮出遊以詩鳴江淮間博覽廣記推為文章僧

叅洞山自寶密受心印南還結白蓮庵余靖為之題

云掩室昔宴居冥心遺萬化齒齒本無染紛葦共高

謝夜禪衫月落晨齊庭鳥下棟間雲氣淨地面秋野蠟屐此同遊願結宗雷社後住月華寺

賓公道者增城人少出家宋皇祐間削髮于明山寺

瘡疥垢衣敝服主僧病其不潔每赴齋輒留于寺

及至齋所賓已在坐矣寺隔母家一江來往視養寒

暑不輟母疾往府城市藥不竟日而至其神異多類

此人遂呼聖者不知何宗往往禪門趺坐不擇地嘗

坐郭北新橋是夕潦沒梁柱黎明人視之無濡衣忽

一日坐蛻于瑞山石上主僧率其徒請復寺舉之不

動遂龕而飾之里遇水旱疾疫禱無不應紹興中姚

孝資臨縣遇旱躬禱之甘雨隨注長有厲民者禱不

雨強輿舟中欲置中流舟溺失所在晚復出于寺前

之淵邑人神之於是守令以事聞朝慶元四年八月

勅賜德施廟額至今存

道隆海陽人姓黃得心印於汝州璉禪師至和初遊

京師客景德寺宋仁宗夢黃龍蟠地明日召對上悅有旨館大相國寺王公貴人爭見之因進謁上覽賜以紫方袍號圓明大師

潘冕南海人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癡冕嘗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冕日光佛也蜀人有趙崇者寓南海仕為幕職棄去從冕遊冕以為盡得我道冕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崇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

蘇軾與崇子昶遊得舍利四十八粒

張安道作崇墓誌具載其事

和靖臨高人生靖康丙午少慕道往儋之松林嶺脩行殮松飲露又往凌霄福地面壁六年淳熙丙午冬騰化錫命有南天白衣慈父之號鄉人陳道源封其蛻骨結庵事之

善清保昌人姓何八歲出家得法於黃龍草堂建炎庚戌江西亂所至焚劫而分宜猶甚善清避之群盜環繞山谷首者曰必欲見黃龍長老善清聞之遂出首者謝曰本來皈禮不意輒毀寺宇罪也善清曰寺之興廢數也勿復念因與款語隨機開諭首者悔悟遂釋所掠老幼數千人紹興中端坐而化又有黃佛

者紹興二年脩行成道坐洪崖山頂不火食數月化巖下

大慧禪師往杭州徑山寺時金使奉千手千眼金觀音來上高宗壽旨令徑山寺安奉大慧出迎口頌一絕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拈動許多般金使大慙後因談釋空語忤秦相檜貶梅州安置寓西巖寺

僧琮遂溪人姓孫氏居潮光巖超然拔俗足跡不到城市聞丞相李綱以謫官至杖錫來謁時官僚欲見之卽飄然而去綱以詩及布贈之綱召還琮追送至城月驛後綱退居天台琮往訪之遂趺化焉

雲達桂州陽朔人師事同郡禪師旣削髮卽遊方至筠州洞山寶禪師付以大乘之要南遊海上至黃龍洞結茅居焉學徒推戴以主師坐募信施財脩延祥寺寔康定元年也余靖爲之作記

普通禪師宋開禧甲子自曹溪來居泉源山前此禪栖者多欲爲庵而苦於無水師來居竅其地得泉於榻側味甘冷視卓錫泉無異人皆神之

神定道人素有戒行從其師普通來居泉源山以禪定為業諸方學道者咸宗之後名其居曰獅子庵

祖演者雲峰庵主也不知其所由來開禧丁卯入定

庵中跏趺終日短髮金色淳祐中李昂英詩贈之庵

移向白雲堆檜栢參天少日栽頗恠髮如金線樣想

魯眼見鐵橋來佛粘土壁煎茶供客對蒲團取芋煨

却笑老盧懷鉢走又有老和尚者不知何許人嘗於

飛雲塔下結庵以居壽逾百歲草衣木食泊然無營

遊山者嘗以物施之惟一道者代其薪汲後趺坐而逝

妙應海康人報恩寺僧宋嘉定間攻苦食淡晝作夜

思以利物為心率其徒五十餘輩行募得錢百萬重

脩百丈橋

寂照大師姓周名全真郴州人自幼了悟出家元和

中遊羅浮至湘山因居焉會昌五年詔汰釋氏一夕

頂生肉髻鬚髮自此遂服木冠居城西淨土院咸通

八年二月十日謂弟子曰無色界天請吾說法是夕

坐化年一百三十有二

元月林澄邁人自幼穎悟入山苦行脩習住持普明



寺文宗皇帝潛邸時賜金帛幣甚夥悉留寺帑年五十涅槃作偈曰昔不曾生今何曾滅月過長空清光皎潔趺坐而焚時有五色舍利觀者喜愕其後無我姓林名龍瓊山人自少出家頓悟禪機廣州光孝寺坐化

國朝曇謨南海人幼聰敏涉獵經史長束書遊名山以廣觀覽至杭遊徑山寺因叅元叟和尚始悟覺宗遂祝髮爲僧遍歷大方詣普陀巖觀觀音現相然二指以荅靈貺登峨嵋山拜普賢現身復然二指洪武三年居光孝禪寺因號六指僧

真空禪師泉南人六歲出家既長遊關洛間歷終南衡岳遇師授解悟嘉靖己未來羅浮止永福寺寄食一僧爲之紉針裹衲或時趺坐彌日人莫知也壁間偈語微露禪機時歸善葉夢熊讀書禪林心頗異之叩其所蘊多透悟不由文字大加敬禮而真空亦知夢熊非常人間示神通令自識念顯晦休咎語多闕且曰數十年來當驗後至五年止宿訶林道力大著遂廣爲衆僧說法頂禮者千餘人以爲曹溪再至也

徙止觀音山一日醮集令弟子置木龕曰予將歸矣衆驚異爭執卷請偈龕既成辭衆入坐而夢熊適來復出龕辭畢於是入而閉龕弟子千餘環而禪誦至夜半三昧火自龕中出遂化去時庚申十月三日也先是真空以入滅之期告夢熊曰惟子知我亦自知耶至是如其言又嘗語所善何亮云君五九當阨過此則吉亮果卒年四十五

附

**宋**孫道者海陽人宋乾道九年生早喪父鞠于兄年九歲嫂命護鷄道者曰雨將至矣嫂曰晴甚安

得雨道者以竿揚之雨大至漂穀嘗同兄詣府城見人禱雨不應曰禱雨易事若以我禱則應否願自焚人告之府命之禱卽刻雨降城中水深尺餘淳熙十三年於寶峰山巔忽不見勅封靈感風雨聖者歲旱鄉人詣山巔禱之卽應

林道致臨高博文人幼好老莊長悟玄機結茅屋於香林棲跡脩煉呼召風雷立降雨澤嘗以履擲水中遂化爲魚身能輕舉高數十丈能豎旗劍於空中景炎二年蛻解鄉人以爲異名其居爲崇真

堂刻像事之號曰妙道真人

黃道姑者新會人女釋也生於皇祐其父母富而無子惟道姑承業少慧因有所感遂不適人工紡績買田萬頃施於廣之光孝韶之南華及開元東禪西禪仁王龍興諸寺而光孝尤多紹興元年卒年八十三光孝僧為立祠墓左即聚寶庵

**[元]**毛冲道人元至正二年遊東福阜與鄉民方善堂同遊赤山因建道院於山陽踰年羽化石上有足跡

**[國朝]**袁金蟾號西川東莞人少不娶從白沙先生

遊以詩荅先生云

獨坐桂花邊清香杳杳燃夜深山寂寂明月滿西川久之

棄去披髮兩肩獨居一室不與人接常跣足冬夏惟單衣卧榻蛛蝥塵積僅能容身或試以金錢置經行處輒迂步去縣令孫學古詣其廬逼見之瞪目而視人莫測其意年八十餘卒嘗遊廣西寶林寺作詩云寶林之水似曹溪今日傳來轉到西自古一花開五葉到頭結果要人為劉佛子臨高蚕村人幼學善壯不置室每春耕播種日即絕粒茹菜菓候成熟乃食年四十餘往買

耶村廣福堂脩煉後悟道嘗着屐攀椰樹至其巔  
 倒首先下以劔指樹其實自墜人皆異之洪武庚  
 申積薪坐焚里人砌石於堂之左藏其餘燼凡遇  
 灾旱禱之有應

吳道人者順德人好談名理遊南海山臺寺愛其  
 勝留棲焉遂斷葷不娶持戒卽花卉不恣傷居三  
 十餘年正統中忽謂居人關振與曰我將歸矣當  
 從火裏去爲我窖置烈火馬居人異之顧無以難  
 也如其言道人捉筭一拂端坐火中俄有蛺蝶大

徑尺從火裏騰空而去臨化語觀者曰不十年兵  
 戈四起汝曹識之後黃蕭養作亂僭號改元民多  
 塗炭其言驗

志畧曰自佛法入中國顯化至今緝宮梵宇竭民  
 力以奉胡神且遍於蕉荔間矣在昔魏莊簡猶行  
 毀之其高風卓絕一時詎有祗奉僧律如今日者  
 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此非有國者之  
 哉

論曰至人入水火不濡滅冷風飲露不食五穀學  
 士多誕之夫吾心自水火也陰陽也造化也有省  
 不省耳二氏之書其文五千其經四十二最爲要

約皆世俗之所知厥後好恠者引而高之窮變六合而盡萬古譚愈奇而叛正愈遠故三家遮相絀也服藥求僊多為藥悞清戒受持未必獲福是矣而貪夫墨士沒利東陵不為二氏之所姍笑幾希余故歷術開化以來五嶺之登僊籍入法門者若千人非故侈譚神異亦以助王化維俗諦雖眩而存之庸何傷若夫曜真丹粒可禪日用傳燈衣鉢近在在此心惟二氏之學子不溺所聞而已

廣東通志卷之六十六

廣州府 光孝寺

外志二

寺觀

廣州府

光孝寺

在府城內西北一里本南粵王建德故宅吳虞翻謫南海居此以為

園多植類婆訶子樹時人稱為虞翻苑晉隆和中劉賓僧始創為王園寺有菩提樹植自梁時儀鳳初僧惠能論風幡因祝髮樹下其後因建風幡堂內鑿閣後為大鑿殿宋經畧使蔣之奇以唐房融曾受楞嚴經於此建軒寺東名白筆授紹興二十一年改今名咸淳五年重建洪武十五年設僧綱司頒印置僧官正副二員任持本寺凡遇慶賀先期有司於此習儀東西鐵塔二座西鐵塔有訶林詩社歐大任記○唐劉言史詩南粵逢初伏東林度一朝曲池煎畏景高閣絕微颺竹簟移光灑蒲葵破復搖地偏毛瘴近山

毒火威饒，哀汗絺如濯。親床枕並，燒墮枝傷翠羽。萎葉惜紅蕉，且困流金熾。難成獨酌，謔望霖窺潤。礎思吹候生，條綠恨生烏。許猶心繫洛橋，誰憐在炎客。一夕壯容銷，國朝孫蕢詩。兩葉菩提樹，天香簷葡林。塵機方外息，幽趣靜中深。野色連雲積，淨慧寺在府。秋聲雜梵音，隨緣僧供裏。予亦長禪心。

半里即舊寶莊，取寺寺有舍利塔。梁大同三年創寺。唐高宗時，重脩宋端拱中，改今名。塔後毀，至元祐間，却人林脩建。千佛塔，洪武六年毀，其半以建永豐倉。惟存塔及觀音殿。洪武八年，住持堅愈於塔東，重創佛殿，改寺門東向。扁曰六榕寺。唐王勃舍利塔記：畧夫寶莊嚴舍利塔者，梁大同三年內道場沙門曇裕法師之所立也。法師夙登真地，深入慧門，照果業於三明佛塵，勞於八解性豐，幽淡質固，虛羸綿歷。是淹疲疴，屢積維摩。見病蓋申，方便之門道安謝歸思。遠朝廷之事，願居此刹，有詔許焉。夫國惟甌洛，郡實番禺。神仙氣色，汀洲建不死之鄉。舜禹精靈，原隰現行宮之地。間閭霧撲，工女雲流。謳歌有霸道之餘，毗

俗得華風之雜，蜃樓高峙，猶埋夕帳。螺臺峻積，尚朝臺信夷。夏之奧區，而仙靈之窟宅也。此寺乃曩在宋朝，再延題目。法師聿提神足，願啓規模。爰於殿前更起須彌之塔，因緣盛力，人以子來。徵日官而正墨集風師，而舉草育王。奔令掃地，戶而獻神兵。梵事馳心感天官，而下靈匠崇階。遽積寶樹，俄周不殊。仙造還如湧，出故其粉畫之妙。丹青之要，瓊基岌其六時。瑠關分其四照，先楹架兩若披雲翳之宮。綵檻臨風，似渴扶搖之路。散華璫於月徑，璧合非遙。綴曾網於星濤，珠連可驗。玉虹承雷，倏雲竇而將騫金爵。踈甍拂烟衢，而待翥瑤窓。繡戶洞達，交輝方井。圓泉參差列影，雕鏤補勒。飛禽走獸之奇，藻繪爭開。復地重天之變，懸梁九息。良馬駿奔而未窮，疊磴三休。都盧騁捷，而知倦是栖。銀廓用俯瓊函，採舍衛之遺。摸得浮屠之故事，爰有上座寶輪等。並妙根宿植，勝果將圓。翰飛般若之林，高步檀那之舍。慈襟密洞，散明月於談筵。智鏘相輝，化繁霜於寶刃。思瑠琬琰式，播徽猷弟子家嗣。大丘忝闈門之薄宦，地連雕渙。竊藻繪之

餘工爰託下  
**懷聖寺** 在府城內西二里唐時蕃夷所  
創內建番塔輪囷直上凡十六

丈五尺成化四年都御史韓雍重建以所留達官指  
揮阿都刺等十七家居之塔巔有金鷄隨風南北每

歲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絕頂呼號以祈風信不  
設佛像惟書金字為號以禮拜焉洪武二十五年七

月金鷄為颶風所墮送京貯內庫復以銅易之海珠  
亦為颶風所墮萬曆庚子脩復易以壺蘆製

**慈度寺** 舊在州東南漢大寶間始創歲久傾圮宋寶  
祐中郡人李昂英捐資與僧鑒儀徙創江心

海珠石上仍以慈度扁之侍郎王埜書額寺前有文  
溪祠○李伯震詩海上禪扉記昔遊黃金鰲背踏清

秋天花影覆盤陀石舍利光生杜若洲足底潮聲來  
合浦望中雲氣接羅浮老僧不管人間事閑對滄浪

數白鷗  
**景泰寺** 在太霞洞昔景泰禪師卓錫得泉于此  
故名宋更為龍果寺嘉靖中黃佐改為

泰泉書院  
**白雲寺** 在白雲山上有九龍泉且山川志寺今  
廢惟安期生祠尚存○明李德詩捫峭

扣禪關長嘯青雲巔山岫西北日水豁東南天涼  
散虛席幽林啼清猿浮雲觸石起頃刻遍大千悟言

造真適談空志至言何**蒲澗寺** 在府城北白雲山之  
當登絕頂俯視蒼蒼烟麓宋淳化元年建相

傳仙人安期生以七月二十五日於此上昇郡人是  
日悉往澗中沐浴以祈霞舉宋郡守釀士大夫往遊

謂之鰲頭會○明陳觀詩人間無處息塵機偶上招  
提坐翠微千里寒潮孤島沒蒲林秋葉一僧歸泉聲

落澗清生枕嵐氣浮空翠濕衣此**寶陀寺** 在靈峯山  
地從來堪適興浮生無那與心違

陀佛因名焉蘇軾謫惠州舟泊于此因夢遂發為詩  
云靈峯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

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元盧摯詩老子扁舟日暮  
回眼花不甚見如來憑誰揭取羅浮月掛向胥江王

鏡臺○明黃佐詩妙高臺前鬱水流寶地祇林何太  
幽雨晴山向鏡中出湖長舟從天上遊鵬風忽送扶

光曉蛋月猶含珠海秋一尊取**寶林寺** 在順德縣南  
醉掛帆去渺渺滄波飛白鷗

創始於五季宋開禧間 資福寺 在東莞縣治西南漢

樂十一年重脩有羅漢閣舍利塔蘇軾羅漢閣記衆

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敬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

種種業展轉六趣至于萬劫本所從來惟有一愛更

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為藥惟有一捨更無餘藥而

治此病更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

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

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隣人從其求乞一

瓜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

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滅出

輪迴處是處安樂甚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

况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為心行有為法縱不求利即

自求名譬如隣人求乞瓜髮終不可得而况肌肉以

此觀之愛吝未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

坑穿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

雀無知愛我此施何異穿坑而人自然有喜有慍如

此導師有心有為則此施者與棄無異以此觀之

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與以勤苦而得衣食

所得毫末其若無量獨此南越嶺表之民貿遷衆寶



收戒光定力相蒸休結為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此  
獨留犀帶微矣何足求壁來萬里端相投我非與堂  
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萬壽寺舊名法空寺  
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在增城縣鳳  
臺下宋嘉熙間創元李毀洪在增城縣證果寺在增城縣  
武二十八年僧祖榮重建在增城縣無量

寺在香山縣東宋紹興間創元李毀洪武十一月  
年僧本廉於已毀寶寺舊址起創仍舊額

寺在新會縣西古博都龍村甲慧龍山之南唐刺史  
孔戮奏賜月華寺額後毀宋景祐間重脩安撫張

浚重書表揭宋季毀元廣慶寺梁普通年間貞俊禪  
至正間僧惠濟重建

師建賜額為至德宋康定二年改今額按是寺與山  
多異迹唐廣德中有孫恪遊洛遇袁長官者女納之

為室生二子矣相國王紹薦恪于南海經畧判官張  
萬頃經此表曰聞僧惠幽舊居峽山寺宜飯眾以資

福恪許之至寺袁携二子持碧玉環獻僧曰此院中  
舊物僧弗悟俄有野猿奴十捫蘿悲嘯袁惻然命

題詩曰無端變化幾湮沉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  
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擲筆携二子咽泣數聲

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猿援木追  
肅者而去將抵深山猶返顧恪愕莫知所以惟撫

二子而慟僧始悟曰為沙彌時所畜嘗以胡人所施  
王環約其項開元間中使經寺以帛易去他使來多

語其慧點安史之亂莫知所在豈今日復歸其故哉  
○張說詩流落經荒外逍遙此梵宮雲峯吐日月石

壁淡烟缸寶塔靈仙湧懸龕造化功天香涵竹氣虛  
唄引松風簷牖飛花入房廓激水通猿鳴知山靜魚

躍辨江空靜默將何貴所貴心境同○宋之問詩香  
岫懸金刹飛泉界石門空山唯習靜中夜寂無諠說

法初聞鳥看心欲定猿寂寥隔塵事何異武陵源○  
楊銜詩結構天南畔勝絕固難儔幸蒙時所漏遂得

恣閑遊路石蔭松蓋檻藤維鶴舟雨霽花木潤風和  
景氣柔寶殿敞卅扉靈幡垂絳旒照耀芙蓉壺金人

居上頭翔禽拂危刹落日避層樓端溪瀾漫駛曲澗  
潺湲流高居何重否登覽自夷猶烟霞無隱態巖洞

詎遺幽奔駟非久耀馳波肯暫留會從香火緣跡滅此山丘

報恩光孝禪寺在連州城

皇廟西宋嘉祐間僧法辯建初玄妙觀在城內稍西唐名開元宋名嘉祐後改天寧萬壽又易名

大中祥符間改天寶元貞二年改今名內有眾妙堂蘇公像方公祠宋季毀元大德中宣撫使塔刺海重脩復毀洪武初征南將軍廖永忠新之十五年開設道紀司馬○蘇軾眾妙堂記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

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眾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眾可也因指灑水雜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解非其人之鼻斷信矣二人者釋而上曰予未親真妙非其人也

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

蝟與鷄乎夫蝟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鷄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而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安湏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蝟與鷄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廣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眾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共邁脩天慶觀三清殿記○明梁有

譽重脩三皇殿碑○蘇軾詩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眾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眾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趺坐一醉扶桑暎餘光照我玻璃盤倒射窓几清而温欲收月魄冷日魂我自日月誰吐吞

五僊觀舊在番禺十賢坊今布政司後徙他所宋政和中經畧張勵仍復于舊址洪武元年

平章廖永忠寓觀中誤裂薪火毀焉乃命高思齊重建新之十年布政使趙亨堅以觀地為廣豐瘳乃改創于郡之東坡山禁鐘樓後塑五仙像歲久圯成化五年布政張瑄重脩按舊志晉滕修時有五仙人乘

香車直上

寺

李青

五羊各持穀穗一莖六出衣同羊色各五遺穗與州人騰空而去羊化為石州人即其地立祠祀之復改爲觀○張勵記廣爲南海郡治番禺之山而城以五羊得名所從來遠參考南粵嶺表記諸錄并圖經所載初有五仙人皆手持穀穗一莖六出乘五羊而至仙人之服與羊各異色如五方既遺穗與廣人仙忽飛升以去羊留化為石廣人因即其地爲祠祀之今祠地是也然所傳時代不一或以爲周顯王時或以爲繇漢趙咤時或以爲吳滕脩時或以爲晉郭璞遷城時說雖不一要其大致則同漢距今千三百餘年而吳晉亦八九百餘年前此未之有改也廼者守吏更治州舍輒遷祠他所後守繼以其地斥酒室真仙失故處非徒神之不安也而人亦不安歲多育風惟雨疫癘間作或海溢水潦爲患州人咸以爲五仙失所處而然願還其舊有日矣政和三年春二月余白御郡移守此州夏四月至官聞州人之說訪問故址猶有存者又因讀昔守程公師孟詩云欲舉輕舟一碧虛善隣猶得道流居及蔣公之奇詩云州宅之西

敞華堂我來拜跪焚寶香堂中塑像何所見乃有五仙乘五羊二公近在熙寧元祐間則知其遷徙亦未久今不復將遂失其故處遺跡掃矣名存實廢後何所考據秋八月乃即故地規度還其所侵畚除瓦礫草萊以胥棟宇恭承元圭冬祀赦文應古蹟壇場福地靈祠勝蹟所在令守令常加崇奉繇是滋不敢置明年八月祠成其月二十七日奉舊像并五石還祠維守土之臣事神治民皆其本職矧朝廷命令丁寧如是其敢弗虔予且代去慮來者之不知又有改之者謹書以告期永無廢焉○古成之詩玄元分古觀南鎮粵王城五石空留瑞群仙不記名冊砂雖久煉鷄犬自長生檻簇鰲頭景門通鶴脛程烟波沿砌起花木逐時榮古井涵虛碧踈鐘入竹清荒蕪延野色寒溜引秋聲丹竈封苔老芝田積雨平風景齊嶽麓音信接朱明願得身從此乘雲到玉京○郭祥正詩番禺五仙人騎羊各五色手持六巨穗翱翔遊城壁瞥然乘雲烟諸羊化為石至今空留祠異像猶可識曾聞經猛火毫髮無痕跡五羊寧復來三說頗難測

只憂風雨至一朝隨霹靂君不見差廬劉越之洞天  
 萬象森羅無一尺○孫賈記五仙觀在廣城藩治西  
 側按舊志治城建時五仙騎羊臨之持穗祝曰愿此  
 闕闡永無饑荒之虞辭訖徑去羊化為石邦人德之  
 用啓今祀元年春今征南將軍中書平章廖公下東  
 廣駐節藩治兵寓斯觀誤裂薪火毀焉由是一區廢  
 為榛莽中書掾錢唐高君過之爲之繁然曰是靈境  
 也卽請於公作而新之以答休貺公曰吾志也子其  
 成焉君乃擇吉日選有司規沒入之羸購免清之氓  
 具器就作材良力勤勿亟匪除翼月告成華構有嚴  
 前開靈祠後峙蓋宮簷楹翬飛黹聖鮮澤太平盛觀  
 復在目神矣神仙方伎本出常理之外然爲吾人鍾  
 扶輿萃清淑苟不枯而全焉則長生騰化理亦可致  
 然使得志於世出入將相精神志慮竭於經濟則交  
 梨火棗所不暇服惟夫蘊其才而不試鬱其志而不  
 泄端居靜默將谷神於內景私載營魄蟬蛻方外固  
 自君子餘事而之數老者其亦斯人之儔歟生爲英  
 賢不得以沛惠澤于斯民去爲佞仙烜其餘光猶可

以垂脩名於千秋天理之定觀惠從之極備其表建  
 立可謂寥廓曠絕不允者矣然當生死之關旣握玄  
 命之柄萬化生身宇宙在手則能明復爲人宜無難  
 者昌運旣復其亦可以出而上任天子矣等人間世  
 何昔眷而今遺邪緝殿風朝星壇月夕羽衣士子其  
 爲余吟步虛以招之辭曰大和磅礴神構精黍珠光  
 開生洞靈蒼蚪出海眼若鉦白虎嘯風尾爲旌地爐  
 斡葉乾坤并龍蟠虎伏丹始成朱衣真人居黃庭顏  
 如寒梅眉紫青坭丸夜誦蕊珠罡風清響微韻冷冷  
 翻然冲虛凌太清前呵豐隆後朱陵晨朝十二樓五  
 城手持芙蓉拜龍軒帝傍群曹愉且驚之人奚爲目  
 熒熒三光森羅下倒明天孫賜錦華若英醉騎麒麟  
 驅六丁來遊人間寄閒羸何年塵中留幻形玄都絳  
 闕高岩崑霞窓霧閣開形庭綺食更覺飄香腥春風  
 桃花吐前榮石壇秋高淡見星兔葵燕麥鶴遺羽征  
 南南來道復興環珮清雲杳冥天風何處響簫聲  
 昌辰寶曆開天禎騎羊歸來佐明廷文爲蕭曹武韓  
 黥明星作景雲作卿鈴劍吼鬼血剛風鳴九還如粟

倉箱盈四海盡化為逢瀛蒼生顛望如秋玄妙觀在

蠅胡為泥酒酣山垞遲君一任三千齡德縣鳳山南昔道人遊隱堂脩煉于此中有紫霄圃

藏真庵煉丹井洗硯池趙康昂紫霄圃詩群仙邀

我遊蓬島白鶴隨人拾瑤草英靈指點洞門開前行

後擁商山皓崎嶇石路燕尾分露濕蟠桃壓竹倒千

山萬山雲氣深琅玕珠樹霜風老王喬縹緲自天來

世許高情兩相好中有一人字安期笑捧金盆具爪

棗食之令人可長生遨遊八極登天行有時一日三

萬里西風鶴背霞衣輕有時亦復一暫息長歌一曲

烟雲凝高垂鐵鎖蒼苔古云是神仙紫霄圃芒鞋竹

杖躡步間丹鳳飛來向人舞雲中鷄犬異人間藥竈

丹爐用心苦開軒一飲三百杯簷花亂落天飛雨青

紅黑綠亂眼前萬草千花莫能數上清觀在東莞

然拂袖下山來白髮婆娑鏡中覩楊禛徙創山下歲久圯

道家山之上宋政和間邑令楊禛徙創山下歲久圯

明洪熙元年道士章貢與邑人陳似愚等重建陳

璉重脩上清觀碑肇工於洪熙元年乙巳秋八月訖

工於宣德元年會德觀在增城縣南鳳凰臺唐大曆間

年春正月道人蔡乙改創於觀左立何仙

姑祠白玉蟾詩閔苑無踪跡唐朝

有姓名不知紅玉洞千古夜猿聲龍興觀在新會

化坊宋時有李道人祠內有壇名朝斗後改清虛觀

今額元季毀永樂元年道會麥圓中重建清虛觀

在連州遷義鄉靜福山梁大通中廖清虛居此山修

煉至陳光大二年前昇邦人即其居為觀按舊志宋

隆興中屢降天書凡百二十餘軸神宗加錫顯號曰

靈禧真君亭之東西有御書閣洪音樓歲久頽弊端

平乙未夏郡守留長元因禱雨有應遂重新之唐

蔣防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冲先生名也清虛先

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國常侍先生官

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王堂金簡之名

矣先生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紅霞丹景

之家矣至若鶴骨松貌泉亭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

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遙為師友矣以梁大

通三年家此山光大二年去此山春秋九十七門人

寺

邑子無以知其踪但徘徊醮壇泣對香火而已長慶未予自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守臨汀尋改此郡揖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門蘿撥雲瞻仰不足稽首岩戶強為之銘曰玄都丈人大道之師靜福先生從而學之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猛虎我策長蛇我持放情逍遙今古為誰華表白鶴千年一歸不知先生此會何時瞻望雲路人間後期

韶州府

大鑿寺

即僧綱司在府治南興賢坊宋紹定間運使石不矜建提點刑獄司

鄭霖記洪武間重脩嘉靖十八年重建

延祥寺

初在湘江門內宋時解宇壯麗經樓有五百羅

漢像極精巧朱翌舍人嘗寓此後以寺基增建王府遷寺於縣治西即舍人園亭故此景泰重脩嘉靖十八年都綱何仁壽光運寺在府城西隋時名仁壽臺應珍重脩因建廣界寺相傳為晉始興內史王導故宅○唐宋之間遊廣果寺詩影殿臨丹壑香臺隱翠霞巢飛舍

象鳥砌踞兩空花寶輝提初霽金池映晚沙莫愁歸路遠門外有三車

報恩光孝寺

河

西唐開元二年僧宗錫建名開元寺又改名大梵寺太守常宙請六祖說壇經處崇寧三年詔諸州建崇寧寺致和中改天寧寺紹興丁巳專奉徽宗香火賜額日報恩光孝寺前堂有秦綱義士像○韓愈題秀禪師房詩橋夾水松行百步竹床莞席到舜峯寺治僧家暫奉一手支頭臥還把漁竿下釣沙

草寺

在城南六十里梁天監元年西僧智藥謂此山彷彿西天寶林後二百年當有法寶來此演法

唐儀鳳間盧能傳黃梅衣鉢居此今衣鉢與真身俱存唐元和十年賜謚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開寶間賜寺名南草禪寺塔毀成化六年重建寺有降龍塔伏虎亭卓錫泉避難石曹溪十二景○唐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并序有無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

物而不殆上一棧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  
 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  
 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  
 無為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  
 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俗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  
 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  
 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擅行於蠻貊之邦年若干  
 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於井臼素剡其心獲  
 悟於穉穉每大師登座學眾盈庭中有三剩之根共  
 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  
 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未求飛鳥之跡香飯  
 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  
 之珠堪授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  
 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  
 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鄉予且死  
 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眾生為淨  
 土雜居止於緇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  
 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

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  
 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天願開慧眼遂領徒屬  
 盡請禪居奉為挂衣親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  
 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  
 發心以為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惠無所倚大身過於  
 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  
 即允成聖舉足不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  
 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  
 德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惠日之咎常歎曰  
 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脩行盡天地墨不如無為  
 之運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  
 各聲普聞泉謁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奎身穿耳之國  
 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口  
 駢立於戶外跌坐於床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華惟  
 簷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  
 馳誠思布髮以奉迎願義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  
 皇帝並勅書勸諭微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  
 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

衲袈紫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  
 后宿因施金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  
 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  
 地飯食訖而跌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  
 焰全身未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  
 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  
 溪安坐於其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鳥變功德之林  
 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  
 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  
 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脩蛇雄虺毒螫之氣銷跡  
 受鸞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醜知非多絕羶腥  
 效桑門之食悉棄苦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  
 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  
 年廣量出於凡心利志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  
 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王之  
 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  
 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  
 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

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愍彼偏方  
 開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脩慈捨瞋世  
 界一草祖宗六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  
 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  
 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  
 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柳宗元碑記扶風公  
 庶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聞于上詔  
 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  
 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民泊州司功掾告干  
 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  
 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  
 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有鬪奪相賊殺  
 喪其本實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  
 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屠說  
 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  
 達磨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始以勞苦服役聽  
 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  
 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



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設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鑿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告天子得大謚豈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靈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鑿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摩乾乾傳法語心六承其授大鑿是臨勞勤專默終挹於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龐合狃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衰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鑿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大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從焉

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泊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屠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亂不已○劉禹錫碑并序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鑿實廣州牧馬稔以疏聞繇是其奏尚道以尊名也馬公敬其事具謹始以垂後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習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鑿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之莫已若而不一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鑿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師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

以言為貢上敬行銘曰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  
 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  
 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  
 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瘡  
 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群言積億著空執  
 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脩而脩無得而  
 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  
 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天  
 授○佛衣銘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  
 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佛言不行佛衣  
 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憂奠  
 之後履存千祀惟音有梁如象之任達摩救世來為  
 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  
 知官望卑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壞色之衣道不  
 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  
 很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  
 傳衣初心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  
 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阿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

易狗○宋余靖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重脩法堂記  
 ○余靖同李秘校譚員外月華長老謁慈濟禪師會  
 宿寶林道場祖堂留勝迹再宿此登臨雲月自明暗  
 山川無古今谷聲猿嘯近泉脉虎跑深共到忘言處  
 休論佛與心○蘇軾詩云何見祖師要識真來面亭  
 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  
 水既自知指月無復眩我本脩行人三世積精煉中  
 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摠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借  
 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又與程伯固遊南嶽詩扁舟  
 震澤家何時滿眼盧盧覺又非春草也塘惠連夢上  
 林鴻鴈子鄉歸水香知是曹溪口眼靜同觀古佛衣  
 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文天祥詩此  
 行近千里迷復忘西東行行至南華忽忽如夢中佛  
 化知幾塵患乃與我同有形終歸滅不滅惟其空笑  
 看曹溪水門 月華寺 在城南一百里天竺僧知藥開  
 前坐松風 創唐招提朗法師演法之地紹  
 聖屯建蘇軾題其梁曰上祝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歛  
 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官皆為淨土有性無性齊

成佛道○宋余靖月華寺禪師壽塔銘月華山西堂  
 琳禪師曲江都渚人姓鄧氏少學儒能談王霸大畧  
 已而學佛以誦經披剃乃遊方猶以詩名往來江淮  
 間博覽廣記推為文章僧參洞山自寶禪師寶於江  
 南為禪宗叢林無出其右者見師以大心器之遂以  
 心印付焉息機南還結庵於舊山之北曰白蓮學者  
 聞其名自遠至者無筭州以眾狀請出世師遁于大  
 洞累月眾叩不已屢勉從之師既鄉邦之望遠邇信  
 向廩有餘糧人有餘力棟宇時構樹藝日廣江山清  
 曠甲於州域由是楮紳縉素途經江滸無不艤舟造  
 室耳高論目嘉致人人自得而還四方衲子奔走于  
 路達心要去為人師者數十人晚年避喧退居西堂  
 眾思其道即以疏請復恢禪旨者三焉寶林山者大  
 師為舉堅辭不行乃即庵自覽壽藏曰吾當歸骨於  
 此既而曰生平交遊之厚者安道子元而已遂以書  
 來云願以銘誌諉吾執僕以從官鞅掌學殖荒落嘗  
 評古人之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

謂道義內克志意不屈於王公之尊富貴之勢不能  
 動其心也此理誠高猶是介者之談耳學於大雄氏  
 者道以性通非外徇止觀無著空有俱忘生死不能  
 汨其真况富貴乎鬼神不能窺其迹况王公乎師之  
 行高乎哉不可跂已乃為銘曰湛然性相本無為涉  
 于形器有時隳他年幻質此于歸嘗言無佛良遣有  
 知○余靖同秘教譚員外宿月華上方詩上方逢夏  
 夕月色偏千山但覺星河近偶同江上閑事拋興廢  
 外談極有無間却笑明化寺在英德縣即唐果業寺  
 明朝俗紅塵隨馬還明化寺有僧會司洪武二十四  
 年僧會袁嗣淵重建南山下古額聖壽寺祝延道場  
 ○唐元傑有滇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并序云陰  
 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異為奧為闕故萬嶺  
 交峙而高華辨其方群岳敷靈而羸壺拔其類是知  
 仙居靈宅其必有黨乎鳴絃之北趾果業之東阜高  
 不百仞廣絕二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殊景異觀秀  
 絕奇偉雖瀑瀉之下鑪峯懸磴之躋丹嶠路遠莫覲  
 餘不知其倫擬馬按寺記云昔有方七千是山鍊金  
 馮勝

變形羽服登仙故石座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  
 成百瑩如玉岡蠻削竦巖壁重復捫藟而昇如造雲  
 根縹緲嬋娟似霞衣可攀真氣勝而塵累捐五蓋破  
 而清機閑蕩然放懷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噫  
 境變志遷若符契之協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烟  
 霞夕收飛鳥不喧青渺逶迤流注無間西直巨壑連  
 嶂如屏林霽朝翠巖光晝清篠輝藏揮杉松下冥虛  
 豁寂寒溼風有聲綠嶺未極劃開洞門黛容崢嶸跪  
 狀輪困疑伏龍恠鎮倉煙雲又有古木倒傍絕壁盤  
 楊網結掛絡空碧崩崖傍傾援逕下亥羽人幽會此  
 馬瑤席搏翠壁而直上軋崎嶇於紫氣雙巖屹以中  
 斷奔屏蹙而成室溼孕精爽登凝氛源信列仙之攸  
 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鳳簫響絕荆榛  
 蔽路危磴敗滅跡留人境而舉世莫知地聯精刹而  
 群遊莫至吁可恠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  
 余以膈鬲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  
 便於人務簡多暇與當寺僧知捷日探道源捷亦好  
 古饜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客之玄風亦為靈

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操月持畚復險道幽梯絕棧而  
 歷嶢巖排蒙籠而登杳藹時更一稔而神居秘躅祭  
 然皆睹嗟乎芝田玄圃豈遠乎哉天之於人氣通則  
 合客有顧咨而諗予者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  
 故善利稱德下民昏墊人之道行藏有數故棘津蓬  
 藜時惟鷹揚靈物必通道在斯者不然何荒阻千祀  
 敦焉而興歎乃為銘曰鑿石通道兮援木枝仰攀洞  
 口兮踐奇危奔龍伏虎兮勢狀奇林攢峯綺兮蟠雲  
 螭下臨陰谷兮神似慄歎巖方洞無極老松簫瑟兮  
 生遠風興雲霈兮煙霧黑懸巖排空兮色噴黛壑根  
 網絡兮層霄外披霓解帶兮羽翼生下眺遙江兮人  
 青靄世道紛綸兮何足謂朝為榮華兮夕顛顛不如  
 幽谷兮閔仙經冀接浮丘兮整烟轡我窺丹竈兮坐  
 山腹眾峯參差兮隱霧族鑿仙嶺兮瑤臺朝霞照  
 海方錦綺開信赤松之所昇降王喬之所往來道或  
 用晦兮靈物斯潛啟道未昌兮說築傳巖紛予感此  
 不朽方與名長存**聖壽寺**一名南山寺梁大通五年  
 建宋元豐七年奉旨重修

元末兵燹 國朝洪武重建嘉靖十九年 衆善寺在

知府符錫重脩因刻唐元傑銘于寺中 北樂昌縣宋紹聖四年鄭敬贊等因臨龍寺故址建

洪武三十一年重脩僧會司內設 韓愈題臨龍寺 詩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龍船 寶林寺 樂昌

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 田都宋嘉祐三年僧圓祐建成化 翁山寺 在翁源

五年重脩 宋余靖寶林禪院記 有僧會司嘉靖九 雙峰寺 在乳源縣雙峯山五代時

年住持淨真重脩 雙峯寺成化五 雲門寺 在雲門山五代時文偃大師

雙峯寺成化五 雲門寺 創南漢賜名曰雲門山大覺 禪寺建中間紹資重脩 金鳳寺 在仁化縣城東隅洪

成化五年僧法浩重建 正統八年僧會悟昇 錦岩寺 在仁化錦 大雲寺 在

重脩嘉靖間又脩 化縣西五十里唐咸通初 臨江寺 在縣北八十里梁 僧惠懿禪師駐錫始建

詩古寺遠塵籠乘閑訪此中客心千里靜僧語萬緣 空門暗松溪霧樓閣竹塢風吟餘懶復去山照夕陽

紅芙蓉庵 在府城西五里芙蓉山舊志有石室玉井 石穴山巖枯惟存瓦礫廢 庵 在翁源高山絕

復興知府符錫新建拱極亭 於此寺建因名 旆石院 在翁源高山絕

自石中湧出唐大中三年有僧 旆玩 玄妙觀 原在府

符間郡守王爲寶遣人於南山太平宮圖其制度而 創勝出諸府之上名曰天慶觀 國朝永樂十五年

道紀鄧和然重脩宣德十年以觀 地增置淮王府觀遷于南門外 南雄府 延祥寺 在城東二里宋大中祥符已酉建

影堂 國朝正統重脩 在濬浮圖記延祥寺在南 雄府治東二里宋大中祥符間僧相善建造也寺有

浮圖在佛殿之右以級計之凡九以尺計之凡若干 世傳爲異人所創蓋以其陰晴有影者三故也佛之

教行于中國中國之人所以崇奉之者無所不至廣其寺宇嚴其像設而又累木石以為浮圖中國之有浮圖蓋起于孫吳時僧康會翔於金陵始及晉南遷重加脩飾天下倣而為之於是下至偏州小邑無不建之以為標表焉嗚呼其來也遠矣夫佛之教以寂滅為宗固無有所謂身鳥有所謂寺宇像設固無有所謂寺宇像設鳥有所謂浮圖固無有所謂浮圖又何影之有是皆知奉其教之外而不知其內者也若是者非直吾儒所不道而深於其教者亦所不取焉抑予聞西竺氏之教法派相傳凡二十八代至達摩始至中國又五傳至廬能而止焉其始也達磨自南天竺浮海至廣州而北往中國其終也廬能自黃梅得道歸南至廣州祝髮終於曹溪居焉遂不復傳是則禪教之興始終皆在於嶺南而雄郡乃嶺南往來必由之道而寺適當其衝而浮圖在於是焉謂之異人之建雖不可必要之不能無意也意方袍之士必有深於達摩之道知本乎內者寓於斯有與無必能辨之募緣重脩者寺僧智廣主盟者千戶譚某興

李彥惟

始景泰乙亥八月畢工則明年某月也雲封寺在梅寺之先後脩建不與浮圖者茲不載關側宋大中祥符三年賜額○宋張士遜詩百粵迴轅度翠微全家還憇白雲飛白雲知我帝鄉去旋拂征鞍也要歸今改覺真寺初名院宋太平興國二年勅後為張曲江祠廢為官兵之居者久之嘉定重建國朝正統乙丑脩雨花堂吉水花林院在府城王佐記景泰庚午脩知府林茂記玄妙觀在府城白雲來階前一片石風雨留莓苔玄妙觀東三里鶴鳴觀在府城東九十里宋元武中以栖禪光孝併入延慶寺惠州府永福寺在西湖傍神霄宮故址洪源縣光孝寺在龍川縣西禪定寺在長樂縣北國西源縣光孝寺即趙陀故宅禪定寺朝永樂元年重建

廣東通志

卷之二十七

寺

六百七

六百七

寶成寺

在興寧縣城內

赤山院

在和平縣南

玄妙觀

在府治西宋天慶觀進士

梅夫子之宅

中虛觀

即都虛觀故址晉咸和中葛洪原在羅浮山至此以煉丹從觀者眾乃於此

置四庵山南曰都虛又曰玄虛又改名中虛洪沒唐

天寶初置守祠十家仍度道士賜額內有葛洪祠葛

洪丹竈蘇軾書四大字前有王簡亭以覆永樂中所

賜王簡嘉靖初徙博羅縣道會司於此○陳陰鏗詩

羅浮銀是殿瀛洲王作臺朝遊雲暫起夕餌菊恒香

聊持履成燕戲以石為羊洪崖與松子乘羽就周王

○蘇軾詩羅浮山萬仞下看扶桑枝默坐朱明洞我

池自生肥從來田率性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

不記長壽觀在海豐縣治西榕溪上即古之麻觀元

吾誰長壽觀皇慶間道士黃寶谷始改創曰長壽

玄妙觀

在龍川縣東

玄靈觀

在海豐縣

潮州府 開元寺

在府城內唐開元中建○宋余靖

記金仙氏立空有二教彌綸人天

之際以三乘四果開陳漸路其說曰一切諸善皆由

信起不造業故種種諸法皆由戒起能攝心故六波

羅密由布施起斷貪愛故百福之報由莊嚴起無僑

慢故所以群生歸向如流濕就燥不可禦者其有最

勝之理乎潮於嶺表為富州開元於浮圖為冠寺暢

師於僧官為極選又以金仙氏福報性學之說間道

於人其峇者如響之應先是寺有羅漢殿者歲時浸

深基傾棟椽壓焉是懼風雨何庇乃唱是事鼎而新

之其募資也母喜腆母蓋薄同焉者懷異焉者勸歸

於信而後已繇是伐材於山塹土於陶購工於市而

布規矩焉金碧之飭雕繪之巧美梓密石厥製備焉

自釋迦金人部從至于五百羅漢之容率飭化而像

之歸於莊嚴而已矣又為二樓一儲本朝累賜太宗

睿烈皇帝御書真宗章聖皇帝及今皇帝御製一縣

洪鍾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慶曆癸未而告

厥成凡寺之制完者飾之缺者補之墮者葺之凡五

百楹為一郡之表三者瞻焉既落成踰嶺渡江絕

淮走輦下七千里以其狀來請識歲月書之云

寺

慎可

**露寺** 在海陽獅子山宋大靈山開善寺 在潮陽縣西 五十里唐貞元初建舊名靈山院中有留衣堂○宋周敦頤題大

顛堂壁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元王翰詩一洞煙雲

紫翠深上方臺殿鎖秋陰懸崖老樹鳴天籟落澗飛泉響石琴往事只今成感慨浮生何幸得

**大覺寺** 在登臨留衣堂上三更月照徹昌黎萬古心 在揭陽縣

五代梁時建 **治平寺** 在潮陽縣南 **雙峰寺** 在揭陽縣

建 **玄妙觀** 在府城內舊 **威靈觀** 在海陽仙樂 **超真觀**

在東山唐 **玄元觀** 在揭陽縣西一 **招真觀** 在明山上

咸亨中建 壇尚存今為禱雨之所 **寶福院** 在府城南二十里

寶民獲福因名 寺 有二一在德慶州治西 **龍興寺** 在新寧縣

**肇慶府** **天寧寺** 在府城東一里宋建中有菩提 **光**

在新興縣城南天露山唐貞觀 **秀羅寺** 在新興縣東

元僧定惠建永樂元年重建 **壽寧寺** 在陽春城北

樂九年重脩 **萬壽禪寺** 在陽春城北 **壽寧寺** 在陽江

唐武德四年僧妙明 **龍龕寺** 在瀧水縣九都村山石

建今為祝聖之所 **六真院** 在新興縣東南宋蔡確貶新州嘗寓此有

琵琶名及琵琶死鸚鵡猶呼其名確詩云鸚鵡言猶

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未幾確死

**香山乾明寺** 在德慶州城西北二里香山上○李

陰法留正印燈傳遠字記名公石刻深翁若黃雲騰

瑞氣足然空谷繼遺音十年賞識惟朝使即此登臨



見佛光福院在開建縣南梅庵在府城西北四里乾

心未廢永樂元年復興玄妙觀有二一在府城西一里

有六祖井泉水可飲在德慶州治東俱宋

建白鶴觀在府城東南五十里宋建

高州府 光孝寺在化州城南昇真觀在仙山上有

藏焉國朝孔鏞詩昔人學仙已仙去此地空玄妙

遺茂嶺名欲叩靈踪無處覓隔林惟聽澗泉聲玄妙

觀在化州治南宋建國觀山觀在府西門外鏞江

孔鏞詩偶來山上覓靈踪路入瑤花夾翠

松琳館也隨兵燹廢獨留仙井最高峯

蕪州府 東山寺在府東一里即南越昌大雲寺在

城西北正統十三年僧興寧募緣建又廢玄妙觀在

成化九年念事林錦重建以為祝聖之地

為地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馬越歷歲年有

安無苦朕於是覃思以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洪庥

而致然歟乃捐金鳩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

藍以答天地祖宗昭貺以介福于太皇太后又以綏

保其民人馬創始于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雄麗

嶺海之間鬱為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

處常往來于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大

興龍普明禪寺其記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世

以致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漠勃之外獨得而私乎  
敢述銘而刻之詞曰於惟聖元受命自天本固支分  
正緒留傳天相後德櫛沐風露以恬而康貞幹之固  
旆旆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公何私肅肅清宮  
夙夜後戴固辭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思舊不忘  
日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矚下氓  
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既于懷於焉作宮  
惟天祖宗錫我景既茲不表章闕彼顛望乃賜嘉名  
如日月之升文臣授詔刻石以徵容以島隅龍君海  
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鏗鏘鐘來儀來朝內響而  
超天子匪遙嗟嗟遠人天子念爾念爾艱食嗟征用  
弛天子無為一日萬機孰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羞  
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間遠邇蔚蔚  
斯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斯萬年  
治東宋建國玄妙觀有二一在府城北一在萬州  
朝洪武初重脩城東俱宋建名天慶觀元改  
今名國未興觀在臨高縣治西宋建  
朝重建國未興觀在臨高縣治西宋建  
州城

西三十里宋建元海雲庵在萬州

論曰黃才伯有言三氏之學以慈儉為宗然其所  
居必設壇觀浮圖者蓋築壇以置丹鼎而立表以  
覆蛻骨耳崇尚其道者至錮民力為之與其宗旨  
相謬蓋嶺外道觀惟都虛稍著梵刹之盛見於前  
史者則孤園昆卯示飾怪誕蕭譽持節營繕轉繁  
馴至偽劉昏桀是川珠玉其堂環以列宿民之不  
為身毒之教也無幾矣明興詔併天下藜沐大  
郡止存一區韜愈所謂大聖人之所作為固如此

瑞其

邇則督學莊滬 氏亦力主議徹之淫巫之俗爲  
 之一變斯繼治者所宜法也嗟乎風會漸流名山  
 福地半爲緇黃所據故高者侈性命卑者惑福田  
 比比然矣轉移變更之術果在上耶在下耶

此段文字因模糊不清，難以辨認，疑為後人批注或刻字。



